# 四庫全書

史部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通通釋卷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卲

謄録監生臣劉國永

史通通釋卷十二

無錫浦起龍撰

外篇

古今正史第二○舊注總十八條四字按之不合削之

易曰上古結繩以理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儒疑當作傳盖指注經者云伏犧氏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又曰伏犧神農黄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春

秋傳載楚左史（疑當有倚相二字）能讀三墳五典禮記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由斯而言則墳典文義三五史（一作典）策至於春秋之時猶大行於世釋（已上是原始之文）爰及後古（一作世）其書不傳惟唐虞已降可得言者然自堯而往聖賢猶述求其一二髣髴存焉而後來諸子廣造奇說（造唐虞已上之說）其語不經其書非聖故馬遷有言神農已前吾不知矣班固亦曰顓頊之事未可明也斯則墳典所記無得而稱者焉釋（此層言荒遠無稽不足證據蓋是撇捩之文）

按第一節為正史發端是裝頭體不作正文用。舊本有右說三墳五典一行是以無徵不信之書為史家首項殊與節末文義自相違反矣凡此皆非原有之文今槩削之後倣此

伏羲氏至言常道也並尚書孔安國序文

神農已前史記貨殖傳老子曰至治之極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至老死不相往來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吾不知已

顓頊之事漢書司馬遷傳贊曰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黄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

案一無案字堯舜相承已見墳典周監二代各有書籍至孔子討論其義刪為尚書始自唐堯下終秦穆其言百篇而各為之序釋數語提清尚書原本屬秦為不道坑儒禁學孔子之末孫曰一多孔字惠壁藏其書漢室龍興旁求儒雅聞故秦博士伏勝能傳其業詔太常使掌故一本作固據漢書作故鼂錯受焉時伏生年且百歲言不可曉口授其書纔二十九篇自是傳其學者有歐陽氏大小夏侯宣帝時復有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行

之於世其篇所載年月不與序相符會又與左傳國語孟子所引泰誓不同故漢魏諸儒（原注謂馬融鄭玄王肅也）咸疑其繆釋（一番顯晦）古文尚書者即孔惠之所藏科斗之文字也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始得之於壁中博士孔安國以校伏生所誦增多二十五篇更以隸古字寫之編為四十六卷司馬遷（遷字舊譌在故字下）屢訪（一作採）其事故多有古說安國又受詔為之訓傳值武帝末巫蠱事起經籍道息不獲奏上藏諸私家劉向取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

脱誤甚衆至於後漢孔氏之本遂絶其有見於經典者諸儒皆謂之逸書（原注謂馬融鄭玄杜預也）王肅亦注今文尚書而大與古文孔傳相類或肅私見其本而獨秘之乎釋文（番顯晦）晉元帝時豫章（一多王字）内史梅賾始以孔傳奏上而缺舜典一篇乃取肅之堯典從慎徽以下分為舜典以續之自是歐陽大小夏侯家等學馬融鄭玄王肅諸注廢而古文孔傳獨行列於學官（或作宮非）永為世範齊建武中吳興人姚方興（孔穎達作方興隋書方字在下）采馬王之義以造

孔傳舜典云於大航（隋書作杭）購得詰闕以獻舉朝集議咸以為非（原注梁武帝時博士議曰孔叙稱伏生誤合五篇盖文句相連所以成合舜典必有曰若稽古伏生雖云昏耄何容（闕）由是遂不見用也按誤合五篇者孔序云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也）及江陵板蕩其文入北中原學者得而異之隋學（當作博）士劉炫遂取此一篇列諸本第故令人所習尚書舜典元出於姚氏者焉（釋至此所述始為定著今本）

按第二節述尚書也史通卷首六家冠以尚書春秋為史家之祖故茲叙列古今正史亦必從二經起元

本節雖次第二實正史之初節也顛末依据節節詳明自此節始

百篇之序書經傳説班固曰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孔疏此序知孔子作者以緯文而知也檢此百篇凡有六十三序明居咸有一德立政無逸不序所由同序而別篇者三十三篇通明居等四篇為三十七篇加六十三即百篇也

孔惠壁藏漢藝文志注師古曰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藏尚書於夫子舊堂中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按隋志又不同云孔子末孫惠藏之史通同隋志

隸古字寫孔序作隸古定閻若璩按隸古定是一行科斗書一行真書孔穎達所謂就古文體從隸定之

存古為可慕隸文為可識也按隸即今之真書

**伏生歐陽夏侯河内女** 漢儒林傳伏生濟南人也治尚書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授兒寬寬授歐陽生子世傳至曾孫高高孫地餘由是有歐陽氏學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有大小夏侯之學注伏生名勝　隋經籍志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

**馬遷屢訪** 漢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得之安國為諫大夫司馬遷從安國問義故遷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

**王肅梅賾** 王見尚書家梅見鑒識篇　按此節所述内篇中多已散見合取漢書藝文志儒林

傳隋書經籍志并孔安國尚書序孔穎達舜典疏互證之則其文皆具矣

劉炫字光伯除太學博士見聚才篇又隋書本傳自為狀云禮詩尚書公羊左傳孔鄭王何等注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著有尚書等經術議百餘卷

當周室微弱諸侯力爭孔子應聘不遇自衛而歸乃與魯君子左丘明觀書於太史氏因魯史記而作一誤作所作春秋上遵周公遺制下明將來之法自隱及哀一有盡字十二公行事釋經已上言春秋之經已下言傳經成以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失其真故論本事而為傳明夫子不以空

言說經也春秋所貶當世君臣其事實皆形於傳故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釋述傳先揭左氏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鄒氏無師夾氏有錄無書故不顯於世漢興董仲舒公孫弘並治公羊其傳習者有嚴顏二家之學宣帝即位聞衛太子私好穀梁乃召名儒蔡千秋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因置博士釋次及公穀及鄒夾而就四傳中抽存公穀二家平帝初立左氏逮於後漢儒者數廷毀之會博士李封卒遂不復補一作逮一無用逮建字和帝元興十

一年鄭興父子奏請重立於學官至魏晉其書漸行而二傳亦廢今所用左氏本即杜預所注者釋後卒專歸左氏

按第三節述春秋也而必牽連傳家者春秋與尚書不同尚書義具經中春秋事詳傳内故原經者必原傳其說已著於六家也傳凡五家而舉一左氏冠四公穀鄒夾併四歸兩公穀抽三左公穀剩一左氏則專以左傳為主中主焉五傳顯晦不以優劣言但以乘除言考古之體則然 尚書春秋傳在六家篇只辨家數在本篇

必求原委一略一詳各適分際。本節又為編年體

立根腳

丘明恐失真十二諸侯年表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失其真因具論其語成左氏

春秋

公羊穀梁何休公羊序疏戴宏序云子夏傳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胡母子都著於竹帛隋經籍志子都授嬴公嬴公授孟卿孟卿授眭孟眭孟授嚴彭祖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范甯穀梁序疏穀梁子名淑字元始一曰赤受經於

子夏為經作傳傳孫卿孫卿傳申公申公傳蔡千秋漢宣帝好穀梁擢千秋為郎

鄒夾　漢藝文志鄒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有録無書又春秋述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董公孫治公羊　董仲舒見二體篇公孫弘傳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説漢儒林傳胡毋生子都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年老歸教於齊公孫弘亦頗受焉又瑕丘江公受穀梁於魯申公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

穀梁蔡蕭議置　按漢書儒林傳沛蔡千秋字少君蕭望之傳望之字長倩又儒林傳戾太子受公羊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宣帝以問韋賢夏侯勝史高言宜興穀梁時千秋為郎擢為諫大夫郎

中户將選郎十人從受積十餘歲皆明習通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同議三十餘事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

**李封** 後漢儒林傳建武中鄭興陳元傳春秋左氏學韓歆欲為左氏立博士未決陳元上書訟遂以魏郡李封為博士羣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光武重違衆議因不復補

**鄭興父子** 後漢書本傳鄭興字少贛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積精深思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歆使撰條例章句訓詁世言左氏者多祖於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子衆字仲師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作春秋難記條例建初六年代鄧彪為大司農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

**杜預注** 見鑒識篇

又當春秋之世諸侯國自有史故孔子求衆家史記而得百二十國書如楚之書鄭之志魯之春秋魏之紀年此其可得言者（釋雜述諸書為國語作引）左丘明既配經立傳又撰諸異同號曰外（一作小）傳國語二十一篇斯蓋採書志等文非唯魯之史記而已（釋述國語）楚漢之際有好事者録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之世終乎秦末號曰世本十五篇春秋之後七雄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太中大夫陸賈紀録時功（一作政）作楚漢春秋

九篇釋此述春秋已後迄於漢初諸書舊本連下段

按第四節介在二經之後史記之前作上下束峽盖正史以二經為發原之祖以史記為别子之宗法應分别標舉舊本此節與下一連殊失斷制

百二十國書見首篇左傳家百國春秋注

左丘明至末多採班彪傳畧論之文

孝武之世太史公司馬談欲錯綜古今勒成一史其意未就而卒子遷乃述父遺志採左傳國語删世本戰國

策據楚漢列國舊本脫國字今照班彪畧論補時事上自黄帝下訖麟止一誤作趾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都謂之史記厥協一本二字倒置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言藏諸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聖君子繹已上正原史記至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而十篇未成有錄而已原注張晏漢書注云十篇遷歿後亡失此說非也按王本此注作大書元成之間一多會稽二字褚先生更補其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等傳古本脫等字今本於等傳下有其龜策日者五字辭多鄙陋非遷

本意也釋此述書成已後事晉散騎常侍巴西譙周以遷書周秦已上或采家人諸子不專據正經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糺一作糾其繆令則與史記並行於代焉釋此述後人糾舉事

按第五節述史記也攷班史藝文志原本七畧未立史部以太史公書附著春秋之後至隋經籍志繼經標史史記升居部元遂為定次故須如此列節也

孝武之世至百三十篇皆班彪傳畧論之文

厥協五句　太史公自序原文

外孫楊惲　漢書楊敞傳敞子惲字子幼以忠任為郎補常侍騎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為春秋以材能稱

十篇未成等句　太史公自序裴注及漢書顏注所引張晏語並同晏語原無龜策日者複句張守節別引則有之

譙周六句　譙周見撰擬篇其六句之文見晉書司馬彪傳家人諸子彪傳作俗語百家而史通兩見其語皆作家人當是王臧覃舊本之文譙周原句如此也

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已　班彪傳作以　後闕而不錄其後

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班固集作段肅固本傳作殷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於哀平間猶名史記釋首原作漢書緣起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為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褒美偽新一作偽褒新室又一本新室作新莽誤後惑衆不當垂之後代者也於是採其舊事旁貫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其子固以父所撰未盡一家乃起元高皇終乎王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上下通洽為漢書紀表

志傳百篇其事未畢會有上書云固私改作史記者有
詔京兆收繫悉録家書封上固弟超詣闕自陳明帝引
見言固續父所作不敢改易舊書帝意乃解即出固徵
詣校書受詔卒業經二十餘載至章帝建初中乃成釋此正述作漢書
固後坐竇氏事卒於洛陽獄書頗散亂莫能綜
理其妹曹大家博學能屬文奉詔校叙又選高才郎馬
融等十人從大家受讀舊作授其八表及天文志等猶未
克成多是待詔東觀馬續所作而古今人表尤不無一尤字

類本書釋此述續補事始自漢末迄乎陳世為其注解者凡二十五家至於專門受業遂一無遂字與五經相亞釋此無及注家也已上皆言前漢紀傳體初漢獻帝以固書文煩難省乃詔侍中荀悅依左氏傳體一無體字删為漢紀三十篇命秘書給紙筆經五六一無六字年乃就其言簡要亦與紀舊作本誤傳並行釋此另述荀氏編年紀

按第六節述班氏漢書及荀悅漢紀也文雖煩簡不齊卻是二體並舉舊本但以說漢書三字作標段拈

一放一既於節意不全且使史體偏缺矣内篇之首云四家久廢二體角立豈忘此提唱耶

太初後闕二句用彪固本傳原文章懷注太初武帝年號

劉向等十五人此十五人並在班史未作之前今按向歆揚雄自有傳馮商見藝文志史岑見本集人物篇晉馮段肅見後漢班固傳馮衍自有傳餘七人未詳

其言鄙俗并前好事者等句亦採撮班傳之文

雄歆美新文選劇秦美新揚子雲撰王莽傳少阿羲和劉歆與博士諸儒曰攝皇帝制禮作樂茂成天功殆得周禮以明因監非聖哲之至孰能若兹楚元王傳王莽篡位歆為國師

採其舊事至建初乃成參用漢書叙傳及范書彪固傳之文

坐竇氏事固本傳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與參議及憲敗固坐免初洛陽令种兢嘗行固奴干其車騎畏憲不敢發心銜之至是捕繫固死獄中

曹大家後漢列女傳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

卒有節行兄固著漢書未竟和帝詔昭踵成之

馬續所作後漢書馬援兄子嚴嚴七子唯續融知名續字季則博覽羣集九章算術王訓故順帝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馬融從班昭受讀後詔融兄續繼昭成之

注解二十五家師古漢書叙例諸家注釋雖見氏名至於爵里頗或難知傳無所存具列

如左按爵里文煩今但以氏名列之荀悦服虔應劭並後漢人伏儼劉德鄭氏李奇皆不著代鄧展文頴張揖蘇林如淳孟康並魏人張晏項昭皆不著代韋昭吳人晉灼劉寶郭璞蔡謨並晉人臣瓚崔浩後魏人以上師古所述止二十二人合師古亦止二十三人其二人不可詳矣又按臣瓚不著姓宋景文筆記以為于瓚而水經注嘗引及之乃薛瓚也見李衎筆記跋

荀悦漢紀見左傳家又荀本序撮叙表志總為帝紀通比其事例繫年月大畧粗舉凡為三十卷數十餘萬言省約易習無妨本書有便於用其旨云爾

在漢中興明帝始詔班固與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班固傳作異舊本作冀作世祖本紀并撰功臣及

新市平林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釋歷述後漢書纂輯曆節是為第一層自是以來春秋考紀此句舊本作春秋世三字王本世字下空一字亦以煥炳而忠臣義士莫之撰勒於是又詔史官謁者僕射劉珍及諫議大夫李尤或譌作充雜作紀表名臣節士儒林外戚諸傳起自建武光武元訖乎永初安帝元事業垂竟而珍尤一作等繼卒復命侍中伏無忌與諫議大夫黃景作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南單于西羌傳地理志釋第二層至元嘉元年桓帝元復令太中大夫邊韶大軍營

司馬崔實議郎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孝穆五字傳寫譌脫當作獻穆孝崇二皇后）及順烈皇后傳又增外戚傳入安思等后儒林傳入崔篆諸人實壽又與議郎延篤雜作百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郭願及鄭衆蔡倫等傳凡百十有四篇號曰漢記（釋第三曆）熹（舊譌嘉）平中（熹平是靈帝改元）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盧植著作東觀接續紀傳之可成者而邕別作朝會車服二志後坐事徙朔方上書求還續成十志（本傳作十意）會董卓作亂大駕（此二字一本脫）西遷史臣

廢棄舊文散佚及一無及字在許都楊彪頗存注記至於名賢君子自永一作本誤初已下闕續釋第四曆魏黃初中文帝元唯著先賢表故漢一脫漢字記殘缺至晉無成釋自漢訖魏以無成二字作一勒泰始中晉武帝元秘書丞司馬彪始討論衆書一作說一作作令依彪傳綴其所聞起元傳作於光武終於孝獻錄世十二編年二百通綜上下旁引傳作貫庶事為紀志傳凡八十依本傳舊作一十三篇號曰續漢書又散騎常侍華嶠刪定東觀記為漢後或作後漢誤書帝紀十二或譌作三皇后紀二典十一作十典

又以三譜置十典上列傳七十譜三嶠本傳作三譜序傳目錄總九十七或誤作二篇其十典竟不成而卒釋入晉以來彪嶠兩編為第五第六層自斯已往已往猶云已上總前而言也舊作後非作者相繼為編年者四族創紀傳者五家推其所長華氏居最而遺晉室東徙三惟一存所存惟三釋此八句總前又一勒按已上所述編年語分之一也釋少紀傳語多要是二體雙勒也節內四族五家二句勿滑過至宋宣城太守范曄乃廣集學徒窮覽舊籍刪煩補略作後漢書凡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合為百篇會曄以罪被收其十志亦未成而死釋紀傳體結到范書止先是

晉東陽太守袁宏抄撮漢氏後書依荀悅體著後漢紀三十篇釋編年體結到袁紀止世言漢中興史者唯范袁
或誤作十三

二家而已釋二句專結二書為本節主層束勒
一作袁范

按第七節述後漢諸史也亦紀傳編年二體並述自漢中興下暨劉宋時閱四朝作者尤夥故其敘述源流較他史倍煩

始詔班固至二十八篇皆本後漢書班固傳之文

春秋考紀漢書敘傳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師古注春秋考紀謂帝紀也彪固本傳章懷

注謂帝紀考覈時事具四時以立言如春秋之經也

按帝紀通有此稱史通用成語也舊本王本皆譌脫

失考

劉珍李尤　劉珍見覈才篇後漢文苑傳李尤字伯仁和帝時名詣東觀拜蘭臺令史安帝時為諫議大夫詔與謁者僕射劉珍等俱撰漢記按珍尤二人同傳同事郭本誤作李充充在獨行傳無預史職注乃引傳為徵不考之甚

伏無忌黄景　後漢伏湛傳湛封不其侯傳爵至玄孫無忌桓帝元嘉中詔無忌與黄景崔實等共撰漢記

邊崔朱曹延　後漢文苑傳邊韶字孝先桓帝時徵拜太中大夫著作東觀　崔駰傳駰孫實

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才美能高名拜議郎與邊韶延篤著作東觀　朱穆見數才篇　曹壽雋注字世叔郎娶班彪女昭者也　延篤傳篤字叔堅桓帝以博士徵拜議郎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　按五人著作互見惟曹壽無共職之文

雜作后傳　後漢皇后紀獻穆曹皇后諱節魏公曹操之中女也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后怒呼使者入親數讓之以璽抵軒下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孝崇匽皇后諱明蠡吾侯媵妾生桓帝和平元年就博陵尊為皇后順烈梁皇后諱妠大將軍商之女后以德進不敢有驕專之心安思閻皇后元初元年入掖庭二年立為皇后延平四年帝崩臨朝按後漢皇后稱紀始自華嶠而范曄因之其先本稱傳也

儒林崔篆　按今范書儒林傳不載崔篆

順帝功臣及蔡倫傳按今范書孫程鄭衆蔡倫並在宦者傳唯郭願不收蔡倫即用樹膚麻頭始造為紙者

馬蔡楊盧袁術傳注決録注曰馬日磾字翁叔融之族子與楊彪盧植蔡邕典挍中書歷位九卿遂登台輔蔡邕楊彪盧植並見數才篇諸人著作各互見彪傳注彪與日磾植邕著作東觀植傳植與日磾邕彪補續漢紀邕傳董卓被誅王允收邕日磾馳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所坐無名乎允不聽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著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死獄中適作靈紀及十意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湮没多不存

秘書丞司馬彪至續漢書並與晉書司馬彪傳同文按彪字紹統高陽王穆之長子也泰始中為秘書郎轉丞

散騎常侍至九十七篇與晉書華嶠傳所次篇目正同嶠見二體篇又按本傳嶠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編非其義也故易為皇后紀以次帝紀又改志為典以有堯典故也而改名漢紀為漢後書奏之詔朝臣會議咸以嶠有實録之風藏之秘府

范曄宋書本傳曄字蔚宗彭城王義康冠軍叅軍遷尚書郎左遷宣城太守乃删衆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後以狂悖誅獄中與甥姪書自序曰吾狂釁覆滅豈復可言常恥作文士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比中曲有成理自謂頗識其數云云

十志未成　陳氏書録志三十卷司馬彪撰梁劉昭補注曄本書未嘗有志也乃借舊志注以補之其後紀傳孤行而志不顯至本朝乾興初判國子監孫奭始建議合之而不著其為彪書也今攷章懷注所引稱續漢志者文與今志同信其為彪書不疑按唐時范史其補志本與紀傳合行見編次篇又范紀注載宋書謝儼傳云十志託儼後撰曄敗悉蠟以覆車今闕容齋四筆亦及之異說備考

後漢紀　晉文苑傳袁宏字彦伯父勗臨汝令謝尚鎮牛渚引宏參其軍事語見點煩篇後出為東陽郡撰後漢紀三十卷隋唐志編年類先有張璠撰者前於左傳家見之宏即採撫璠紀為之也宏紀自序史傳之興所以通古今而篤名教也丘明之作廣大悉備史遷剖判建立班固源流因籍荀悦經綸足為嘉史今因前代遺事略舉義教所歸末吏區區注疏而已

魏史黄初太和中始命尚書衛覬繆襲草創紀傳累載不成又命侍中韋誕應璩秘書監一無監字王沈大將軍從事中郎阮籍司徒右長史孫該司隸校尉傅玄等復共撰一作擇定其後王沈獨就其業勒成魏書四十四卷其書多為時諱殊非實錄釋此一段原魏志起本皆魏世所撰者此下本應入蜀志起本而蜀無史局勑授之書故闕之吳大帝之季年始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撰吳書孚峻一作峻孚俱非史才其文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勑韋曜周昭薛瑩梁廣華覈訪求往事相與記述

並作之中曜（一作推）瑩為首當歸命侯時昭廣（一作廣昭）先亡曜瑩徙黜史官久闕書遂無聞覈表請名（一無名字）曜瑩續成前史其後曜獨終其書定為五十五卷

釋（此段原吳志起本亦吳有國時所撰）至晉受命海內大同著作陳壽乃集三國史（前但述二國此云三國者據陳所撰書為言也）撰為國志凡六十五篇夏侯湛時亦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草而罷及壽卒梁州大中正范頵表言國志明乎得失辭多勸誡有益風化願垂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就家寫其書

釋（此段述陳壽撰志并其書出顯

之事

先是魏時京兆魚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其後孫盛撰魏氏春秋王隱撰蜀記張勃撰吳録異聞錯出其流最甚（一作多）宋文帝以國志載事（一作紀）傷於簡略乃命中書郎裴松之兼採衆書補注其闕由是世（一無世字）言三國志者以裴注為本焉釋（末段述裴注相輔而行）

按第八節述承祚三國志也馬班而後史家之作高簡無如此書然簡失則略非得西鄉注輔之徵事考言減趣不少故後段特詳裴作前於補注篇以煩蕪

刺之而於此必以注本全之論取嚴文取備也○曲筆史官二篇深斥蜀無史職之言謂陳壽厚誣其君相然觀此節蜀志之先獨無撰著又似壽言未必盡誣意或官局雖存而勅修不預與抑子元尊崇史體回護武鄉姑為斡全之說歟

衛覬繆襲魏志衛覬傳覬字伯儒拜侍中與王粲並典制度受詔典著作又為魏官儀　劉劭傳劭同時東海繆襲亦有才學多所述叙注文章志曰襲字熙伯辟御史大夫

誕璩沈籍談玄劉劭傳附光祿大夫京兆韋誕注文章叙録曰誕字仲將善屬辭章　王

粲傳附應璩官至侍中注文章叙録曰璩字休璉善書記齊王即位典著作　王沈見叙事篇晉書本傳云與荀顗阮籍共撰魏書　阮籍見史官建置篇劉劭傳附陳郡太守任城繆襲注文章叙録曰襲字公達年二十為郎中著魏書　晉書傅玄傳魏除郎中與東海繆施俱以時譽選入著作撰集魏書又見書事篇按繆施或即魏志之繆襲否俟考

吳大帝至名瑩續史 大段皆華覈疏文見吳志薛瑩傳其中韋曜薛華三人並見史官篇其丁孚項峻周昭梁廣四人並見覈疏吳志皆無傳

曜終其書 按曜終其書史無明文據裴松之注有稱韋曜吳書者可知終之者曜矣

著作陳至寫其書 與陳壽傳同文陳壽見漢書家

夏侯湛　晉書本傳湛字孝若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席京都謂之連璧除散騎常侍著論三十餘篇别為一家之言

異聞錯出　按裴松之注所引漢晉間羣書凡百有餘種其録魏事者則有魚豢魏畧孫盛魏氏春秋王沈魏書陰澹魏紀荀勗文章叙録曹瞞傳魏武故事褒賞令漢魏春秋典論魏末傳魏名臣奏魏世譜等其録蜀事者則有王隱蜀記譙周蜀本紀陳壽益都耆舊傳又雜記常璩華陽國志郭冲五事張儼嘿記諸葛集等其録吳事者則有張勃吳録吳沖吳歷韋曜吳書虞溥江表傳環氏吳記會稽典録等其統録者則有司馬彪續漢書九州春秋謝承後漢書張璠袁宏後漢紀華嶠漢後書孔衍漢魏尚書習鑿齒漢晉春秋獻帝春秋獻帝紀獻帝起居注山陽公載記漢末名士録先賢行狀英雄記干寶晉紀虞

預晉書王隱晉書陸機晉惠起居注晉陽秋晉諸公贊陳留耆舊傳徐衆異同評高士傳文士傳列士傳神仙傳列異傳文章志等又有諸名臣列傳名族世譜名人集等多不可悉數也所述皆異辭故言異聞錯出

裴松之補注見補注篇

晉史洛京時著作郎陸機始撰三祖紀佐著作郎一脫郎字束晳又撰十志會中朝喪亂其書不存先是歷陽令陳郡一作留王銓一誤作鈴下同有著述才每私錄晉事舊誤作晉書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子隱博學多聞郭作文受父遺業西

都事跡多所詳究過江為著作郎受詔撰晉史為其同僚虞預所訴舊作斥誤坐事免官家貧無資書未遂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鎮亮給其紙筆由是獲成凡為晉書八十九卷咸康六年始詣闕奏上隱雖好述作而辭拙才鈍其書編次有序者皆銓所修章句混漫者必隱所作時尚書郎領國史干寶亦撰晉紀自宣迄愍七帝五十三年凡二十二卷其書簡略直而能婉甚為當時所稱釋自首節至此所述盡西晉而止晉江左史一有官字自鄧粲孫盛

檀道鸞王韶之王韶之舊在檀道鸞上已下相次繼作遠則偏記兩帝近則唯叙八舊作六誤朝至宋湘東太守何法盛始撰晉中興書勒成一家首尾該備釋此疊述東晉書齊隱士東莞臧榮緒又集東西二史合成一書釋此三句述兩書始合皇家貞觀中有詔以前後晉一脫晉字史十有八家制作雖多未能盡善乃勅史官更加纂録採正典與雜或作舊說數十餘部兼引偽史十六國書為紀一譌記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并叙例目録合為百三十二卷自是言晉史

者皆棄其舊本內有編年體亦棄之矣競從新撰者焉釋歸到唐初重修晉書遂為行本。自此本定而晉鈔編年矣故一體單行

按第九節述唐修晉書也敘舊本詳敘新本簡與後漢史相類。上起三國下終五季棄編年而行紀傳史體偏缺者五百餘年至宋司馬氏光始有通鑑之作而後史家二體到今兩行墜緒復續厥功偉哉

晉之後宋齊正史外尚有裴吳二編年卒亦失傳

陸機束皙陸機撰晉紀見隋唐志其書已見本紀篇彼注有存疑之說宜參會束皙見史官篇

撰帝紀十志

王銓子并隱及虞預並見二體及曲筆篇

私録晉事見二體篇王虞注

干寶晉紀見左傳家按干書是編年體自新晉書行而其書遂廢也

鄧孫檀王鄧粲見序例篇著元明紀十篇○孫盛見論贊篇著晉陽秋○檀道鸞見序例篇撰續晉陽秋○王韶之見雜述篇宋書本傳韶之父偉之有志尚泰元隆安時事小大悉錄韶之因此私撰晉安帝陽秋既成時人謂宜居史職即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

遠兩帝近八朝按東晉凡十一帝起元明盡安恭鄧粲止撰元明紀是遠兩帝也其後王

韶之續至安帝之義熙而恭帝不入紀是近八朝也

何法盛 宋書無傳隋經籍志晉中興書七十八卷起東晉宋湘東太守何法盛撰按法盛書有掠取郗紹之說附見雜說中篇

臧榮緒 齊書高逸傳臧榮緒東莞莒人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為一書紀録志傳百一十卷隱居京口教授南徐州太祖為揚州徵為主簿不到

貞觀纂録 舊書房玄齡傳貞觀十八年玄齡與褚遂良受詔重撰晉書於是奏請許敬宗來濟陸元仕劉子翼令狐德棻李義府薛元超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録以臧榮緒晉書為主參考詳洽然史官多文詠之士好採碎事競為綺艷李淳風修天文律歷五行三志最可觀太宗自著宣武二帝陸機王

羲之四論於是總題曰御撰凡一百三十卷通志畧古者修書成於一家至唐始用衆手晉隋二書是也

晉史十八家按隋唐二志正史部凡八家其撰人則王隱虞預朱鳳何法盛謝靈運臧榮緒蕭子雲蕭子顯也編年部凡十一家其撰人則陸機干寶曹嘉之習鑿齒鄧粲張盛劉謙之王韶之徐廣檀道鸞郭季産也據志葢十九家豈緣習氏書獨主漢斥魏以為異議遂廢不用歟又按雜説篇有曹干孫檀皆不之取之語是就既修後言此云十八家則兼舉之是就勅修之始羅致羣書言

十六國書詳後第十三節

宋史元嘉中文帝元著作郎何承天草創紀傳自此以外悉委奉朝請山謙之補承天殘缺後又命裴松之續成

國史松之尋卒史佐孫沖之表求別自創立為一家之（一無之字）言孝建初（孝武元）又勑南臺侍御史蘇寶生（或譌山下同）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生被誅大明（孝武改元）六年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孫山蘇所述勒為（一作成）一書其臧質魯爽王僧達諸傳又皆孝武自造而序事多虛難以取信自永光（廢帝元）已後至禪讓十餘年中闕而不載釋（已上原宋世所撰）至齊著作郎沈約更補綴所遺製成新（舊譌作雜）史始（一脫始字）自義熙肇號（晉安帝改元）終乎

昇明三年順帝末為紀十志三十列傳六十合百卷名曰宋書釋此述沈氏宋書。已上言紀傳體○永明末其書既行河東裴子野更刪為宋略二十卷沈約見而歎曰吾所不逮也釋此述裴略係編年體由是世之言宋史者以裴略為上沈書次之

按第十節述劉宋二史也紀傳編年兼舉。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而世頗疑三國及南北之梁陳齊周四朝皆無志以為欠事不知實無缺也斷限篇云宋史上括魏朝隋書仰苞梁代已見其端矣惜

此節不另詳宋史之所該不若後十八節補述隋志之為明備耳及晚明太倉朱明鎬著史糾嘗言蜀魏吳之志入於宋書梁陳齊周之志入於隋書在史法宜改其言可補此節之遺改不改姑勿論而使觀史者恍然悟志體之皆全洵讀古破迷一快語也明鎬字昭芑老布衣見梅村集蔡焯云

何山裴孫蘇何承天宋書本傳五歲失父母徐博學幼漸義訓儒史該覽除著作佐郎撰國史○山謙之見徐爰傳○裴松之見補注篇又本傳領國子博士續何承天國史未及撰述○孫沖之見

臧質傳晉秘書監盛曾孫也又見鄧琬傳以附逆敗誅不及撰史事○蘇寶生亦見徐爰傳又見王僧達傳云蘇寶者名寶生本寒門有文義之美官至南臺侍御史江寧令坐知高闍反不啓聞誅按高闍者與沙門釋曇相誑為亂者也

徐爰宋書恩倖傳爰本名瑗字長玉歷治吏勞遷左丞先是元嘉中使著作郎何承天草創國史世祖初又使奉朝請山謙之南臺御史蘇寶生踵成之六年又以爰領著作使終其業爰雖因前作而專為一家之書爰便辟善事人長於傅會故委寄尤重前見二體篇

臧魯王諸傳在宋書列傳第三十四三十五諸人皆稱兵為亂者

沈裴沈約見二體篇裴子野見左傳家

齊史江淹始受詔著述以為史之所難無出於志故先著十一作其非志以見其才沈約復著齊紀二十篇釋已上原齊世所撰○此下當有文云梁天監中太尉録事蕭子顯啓撰齊史書成表奏之詔付秘閣起昇明宋順帝元之年盡永元東昏之元代此八句諸本脫簡今據本傳補入為此亦紀八志十一列傳四十合成五十九篇釋此述子顯齊書○已上述紀傳體時奉朝請吳均亦表請撰齊史乞給起居注并羣臣行狀有詔齊氏故事布在流俗聞見既多可自搜訪也均遂撰

齊春秋三十篇其書稱梁帝爲齊明佐命帝惡其實詔燔之然其私本竟能與蕭氏所撰並傳於後釋此述吳均書係編年體

按第十一節述南齊二史也亦紀傳編年兼舉○已上二節攷隋唐志裴吳二書並入編年部而史通内篇之首亦以附左傳家不與沈蕭本同門以此知宋齊兩代亦二體兼舉惜此二書後竟廢亡愚是以歎五百年史體偏缺也

江淹十志　梁書本傳淹字文通起家南齊州從事建元初為建安王記室叅掌詔冊并典國史鄭樵通志序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不能為也按隋志江淹齊紀十三卷亡南史本傳云與司徒左長史檀超共為條例為王儉所駮所撰十三篇竟無次序即指此也其傳末云齊史十志行於世

沈約齊紀　見二體篇又本傳所著齊紀二十卷

蕭子顯啟撰齊史　啟撰諸句見梁書本傳按沈紀蕭書各自為史舊本脫去蕭子顯啟撰等句遂與沈約混為一書而本文二十篇之下綴有紀八志十一列傳四十合成五十九篇凡十六字如何着解且其後又有與蕭氏所撰並傳之語根從何處來耶蕭傳有明文齊書非逸史其為脫簡灼然

無疑故敢斗膽補入

吳均齊春秋見左傳家

梁史武帝時沈約與給事中周興嗣步兵校尉鮑行卿秘書監謝昊相承撰錄已有百篇值承聖元帝元淪没並從焚蕩廬江何之元沛國劉璠以所聞見究其始末合撰梁典三十篇而紀傳之書未有其作陳祠部郎中姚察有志撰勒施功未周謂加功於前人所未完者但既當朝務兼知一作修非國史至於陳亡其書不就繹此段述梁史之作其功未就舊本此處

與下段分節未是陳史初有吳郡顧野王北地傅縡各為撰史學士其武文二帝紀即顧傅所修太建初宣帝元中書郎陸瓊續撰諸篇事傷煩雜姚察就加刪改粗有條貫及江東不守持以入關隋文帝嘗索梁陳事跡察具一譌作且以所成每篇續奏而依違荏苒竟未絕筆釋此段述陳史之作前功亦未就兩史皆姚察未竟之業也自隋文帝五句已梁陳合舉矣皇家貞觀初其子思廉為著作郎奉詔撰成二史於是憑其舊槀加以新錄彌歷九載方始畢功定王本作述為梁書五十卷陳書三

十六卷今並行世焉釋此合述兩史之成成於姚氏父子繼述之功也　二代亦缺編年書　叙二代史事至此猶未了越至北齊周隋三史後另節了之

按第十二節述梁陳二代之史也二史皆前代未成成於本朝又皆父業未就就於子述故用變例合述之體看節末一段自明編者不察率意割裂其非元始分支益信

沈周鮑謝撰録沈約屢見又梁書本傳著高祖紀十四卷。周興嗣梁文學傳字思纂為員外散騎郎佐撰國史選給事中撰史如故唐志周興嗣梁皇帝實録五卷。鮑行卿梁書無傳唐

志鮑行卿乘輿飛龍記二卷

謝昊梁書無傳見前卷第五節

何劉合撰梁典按陳書何之元周書劉璠二傳各言撰梁典三十卷隋唐二志亦皆分載二典而史通以為二人合撰則梁典祇是一書耳足正二志之歧出

陳史顧傳所修顧野王見前卷第五節傳緯陳書本傳字宜事北地人梁太清末攜母南奔絨丁母憂在兵亂之中居喪禮哀毀骨立世祖名為撰史學士唐志顧野王陳書三卷傳緯陳書三卷

陸瓊續撰陳書本傳瓊字伯玉有至性從祖襄歎曰此兒必荷門基所謂一不為少領大著作

隋志陳書四十二卷訖宣帝陳史部尚書陸瓊撰

姚察并子思廉姚察見題目篇唐書思廉傳思廉本名簡以字行陳吏部尚書察之子授秦王

府文學王即位改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詔與魏徵共撰梁陳書思廉采謝炅顧野王等諸家言推究綜括為梁陳二家史以卒父業按謝炅隋志作謝昊

十六國史前趙劉聰時領左國史公師彧撰高祖劉淵本紀及功臣傳二十人甚得良史之體凌修譖其訕謗先帝聰怒而誅之劉曜時平輿子封號和苞撰漢一脫漢字趙記十篇事止當年不終曜滅釋前趙匈奴劉氏史第一揭過公師彧書以和苞所撰作勒後趙石勒命其臣徐光宗歷傳暢鄭愔等撰上黨國記起居注趙書其後又令王蘭陳宴程陰徐機等相次

撰述至石虎並令刋削使勒功業不傳其後燕太傅長史田融宋尚書庫部郎郭仲産北中郎叅軍王度追撰二（舊無二字）石事集為（舊無為字）鄴都記趙記（一作紀）等書釋（後趙羯種石氏史第二揭過徐王等書以田融王度等所撰作勒）前燕（慕容廆皝儁暐）有起居注杜輔全（疑詮字脫旁）錄以為燕紀後燕（垂寶盛熙）建興元年董統受詔草創後書著本紀并佐命功臣王公列傳合三十卷慕容垂稱其敘事富贍足成一家之言但褒述過美有慙董史之直其後申秀范亨各取前後二燕合成一史

釋前後燕鮮卑慕容氏史第三第四揭過杜董等書以范亨等所撰作勘南燕有趙郡王景暉嘗事德超南燕二主名撰二主起居注超亡仕於馮氏官至中書令仍撰南燕錄六卷釋南燕亦慕容氏史第五揭過起居注以南燕錄作勘蜀初號曰成後改稱漢李勢散騎常侍常璩撰漢書十卷後入晉秘閣改為蜀李一脫李字書璩又撰華陽國志具載李氏興滅釋蜀成賨人李氏史第六以常璩所撰二書作勘前涼張駿十五年命其西曹邊瀏集內外事以付秀才索綏作涼國春秋五十卷又張重華護軍叅軍劉慶在東苑苑通專

修國史二十餘年著涼記十二卷建康太守索暉一作琿從事中郎劉昞又各著涼書釋前涼安定張氏史第七所述撰人凡四唯此無專前秦將史官初有趙淵車敬梁熙韋譚相繼著述苻堅嘗取而觀之見苟太后幸李威事怒而焚滅其本後著作郎董誼追錄舊語十不一存及宋武帝入關曾訪秦國事又命梁州刺史吉翰問諸仇池並無所獲先是秦秘書郎趙整參撰國史值秦滅隱於商一作南洛一作山著書不輟有馮翊車頻助其經費一作始整卒翰乃啟頻纂

成其書以元嘉九年起至二十八年方罷定為三卷而年月失次首尾不倫河東裴景仁又正其訛僻刪為秦紀十一篇釋（前秦氐人苻氏史第八揭過趙淵等六七人書以裴景仁所撰作勒）後秦（姚弋仲）扶風馬僧虔河東衛隆景並著秦史及姚氏之滅殘缺者多泓從弟和都仕魏為左民尚書又追撰秦紀十卷釋（後秦羌種姚氏史第九揭過馬衛等書以姚和都所撰作勒）夏（赫連勃勃）天水趙思羣北地張淵於真興（勃勃元）承光（昌元）之（一無之字）世並受命著其國書及統萬（夏城）之亡多見焚燒（一脫燒字）釋（夏國匈奴部赫連氏第十

其史無存西涼李暠與西秦乞伏國仁此下誤衍北燕二字其史或當代所書或他邦所録此下當補累經遷轉今並失傳八字釋西涼狄道李氏第十一西秦鮮卑乞伏第十二國史亦無存段龜龍記呂氏後涼宗欽記沮渠氏北涼失名記舊本宗欽記誤粘禿髮脫去沮渠一家今照史補此六字禿髮氏南涼韓顯宗記舊衍呂字馮氏北燕唯有舊譌此三者本有四種其一失名故云三者可知自餘不詳誰作釋後涼氐酋呂光第十三北涼盧水胡沮渠蒙遜第十四南涼托跋禿髮烏孤第十五北燕信都馮跋第十六四國皆有史而一失名并作一勒○從上所述皆為崔氏春秋起本也魏世黄門侍郎崔鴻乃考覈衆家辨其同異除煩補闕錯綜綱

紀易其國書曰録主一譌正紀曰傳都謂之十六國春秋鴻始以景明之初魏世宗宣武元求諸國逸史逮正一譌至始元年亦宣武元鳩集稽備而一本有以字一本而作已屬上句猶闕蜀事不果成書推求十有五年始於江東購獲乃增其篇目勒為一百二此三字舊譌作十卷鴻歿後永安中魏莊帝元其子繕寫奏上請藏諸秘閣由是偽史宣布大行於時釋歸到崔書都為一集始成通行定本

按第十三節述十六國春秋也雖不得並於正史而

巖疆分據地亘川遼戎馬交馳事闕江介其書顧可
廢哉顧崔氏書自宋史藝文志馬貴與通考皆已闕
載至明乃有屠喬孫之本賀燦然序之曰晉記流行
崔書放散還之博考旁稽綴遺搜逸爰訂斯編吁何
其不學也屠果博聞欲起斯廢毋假初名毋襲原數
謹循纂體顯號補亡各於正史載記之餘人見書其
人事見書其事而條疏其下曰某人見某書某事見
某書豈不卓爾大雅功高津逮哉乃計不出此而匿

所自來掩非已有舉一切真書胥變而為贋書愚因是歎書之禍焚棄者猶小竄亂者甚焉冒出者又甚焉明穆神之際是已時則有若豐坊之魯詩世學矯語傳經王某之天祿閣外史俛稱蓄古紛紛彷傚偽種朋興若屠氏者其為冒出猶在陰陽形影間視彼諸家差當末減耳或云杭本漢魏叢書所收十六短錄故是彥鸞之舊是說也余猶疑之

十六國史 史通所記諸零雜短卷當時已多刊落無從蒐引然細尋節中諸所勾勒恰與隋唐

二志歷歷相符按隋志前趙則漢記十卷唐志作十四卷和苞撰後趙則趙書十卷唐志作二十卷偽燕太傅長史田融撰又二石傳二卷二石偽事二卷唐志作六卷晉北中郎參軍王度撰前燕則燕書二十卷記慕容儁事偽燕尚書范亨撰南燕則南燕錄六卷記慕容德事偽燕中書郎王景暉撰蜀成則唐志有漢之書十卷蜀李書九卷華陽國志十三卷並常璩撰前涼則隋志有涼書十卷燉煌實錄十卷唐志作二十卷並劉景撰唐諱昞劉景即劉昞也前秦則秦記十一卷宋殿中將軍裴景仁撰杜惠明注後秦則秦記十卷記姚萇事魏左民尚書姚和都撰夏則隋唐二志皆無書西涼西秦二志亦無書後涼則二志皆有涼記十卷記呂光事偽涼著作佐郎段龜龍撰北涼則二志皆有涼書十卷注云沮渠國史不著撰人據本文及史當即是宗欽南涼則二志皆有托跋涼錄十卷撰人缺今作失名北燕則二志皆有燕

志十卷記馮跋事並云魏侍中高閭撰而魏書韓顯宗傳有撰馮志十卷之文與本文合恐即與高閭合作已上十六國史史通入書俱缺者惟夏與西涼西秦也而二志亦此三國無書其餘雖有失名互證皆合於此頗得讀書細意之樂

崔鴻十六國春秋 見探賾篇又魏書本傳子子元永安中奏其父書曰臣亡考鴻任屬記言刋著趙燕秦夏涼蜀等遺載為之贊序先朝之日草構悉了唯有李雄蜀書搜索未獲闕茲一國遲留未成去正光三年購訪始得討論適訖而先臣棄世凡十六國名為春秋一百二卷今繕寫一本敢以仰呈儻或淺陋不回睿賞乞藏秘閣以廣異家 附記前秦之姓晉書載記曰蒲洪以其孫堅初生背有草付臣又土之文改姓符而世說識鑒篇注引車頻秦書曰蒲洪詐稱讖文改姓符言已當王應符命也

堅生背赤色隱起若篆文其說與晉書異愚按車頻言徵符命背篆不言何文而頻即前秦時人則姓當為符宜可信晉書後出草付五字自別有本亦安知非竹付之譌耶世徒以國史為正然頻書幸留片羽孝標亦在唐前詎不足當互證之資耶附記之亦足廣異家也又古本他書說符堅往往從竹雖草頭竹頭古人通寫然義固不相奸也

附録 按屠氏不著採録書名難據以為正證要其語決非無本史通此節所列人氏與於史事者四十二人不與史事者一人令就屠書有者附見之又有別見諸史及本集他篇者亦拈出之

前趙公師或善相人劉淵深相崇敬後官太中大夫為劉聰所誅和苞劉曜時諫營壽陵封平輿子二人史官篇亦見。後趙徐光字季武頓丘人石勒記室叅軍遷中書令領秘書監傅暢字世道北地人為大

將軍右司馬偕識朝儀勒踞之作晋諸公叙讃二十卷公卿故事九卷○南燕王景暉符秦太史令高魯之甥也魯遣暉隨獻玉璽於慕容德留仕德著南燕録六卷○蜀成常璩亦作據膚録與補注等篇所記畧同○前涼索綏字士艾燉煌人幼舉孝廉又舉秀才為儒林祭酒張駿命集閣内外事付綏著涼春秋五十卷劉昞膚録與黙煩篇畧同○前秦李威字伯龍苟太后之姑子也威有辟陽之寵史官載之後將堅見其事將罪著作郎車敬等已死乃止趙整字文業一名正年十八為堅著作郎情度敏達信佛法遒跡商洛山專精經律○後秦姚和都仕至左兵尚書撰秦紀十卷記姚萇時事○赫連夏趙逸字思羣天水人仕姚興為勃勃所虜拜著作郎張淵不知何處人自云嘗仕符堅堅敗仕姚興父子泓滅入夏為太史令○北涼宗欽字景若金城人博綜群言仕沮渠蒙遜為中書郎撰涼記十卷○已上名見膚本者凡

十五人。又別見者范亨見魏書崔浩傳下䣊注及之吉翰宋書有傳馮翊池陽人裴景仁見南史及世說注韓顯宗見魏書韓麒麟子也字茂親又散見本集者董統見直書篇劉慶見史官篇餘闕考者俟續見補

元魏史道武時始令鄧淵著國記唯〔一脫唯字〕為十卷而條例未成暨乎明元廢而不述神麚二年〔太武元〕又詔集諸文士崔浩浩弟覽高讜〔舊作閭誤〕鄧穎晁繼〔一譌維〕范亨黃輔等撰國書為三〔舊脫三字〕十卷又特命浩總監史任務從實錄復以中書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並恭著作續成前史

史字疑衍書叙述國事無隱所所字一無惡而刋石寫之以示行路浩坐此夷三族同作死者百二十八人自是遂廢史官釋此述魏初時事史至文成帝和平元年始復其職而以高允典著作修國記允年已九十手目俱衰時有校書郎一有中字劉模長於緝綴乃令執筆而口占授之如是者五六歲所成篇卷模有力焉釋此述續修事初國記自鄧崔以下皆相承作編年體至孝文太和十一年詔秘書丞李彪著作郎崔光始分爲紀傳異科宣武時命邢巒追撰

孝文起居注既而崔光王（舊脫王字）遵業補續下訖孝明之世溫子昇復修孝莊（一譌武）紀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錄魏史官私（官私謂官本私本）所撰盡於斯矣（釋此述分體撰次等事○已上皆在魏世）齊天保二年（顯祖元）勑秘書監魏收博採舊聞勒成一史又命（一作令）刁柔辛元植房延祐睦（一譌陸）仲讓裴昂之高孝幹等助其編次收所取史官懼相凌忽故刁辛諸子並乏史才唯以髣髴學流憑附得進於是大徵百家譜狀斟酌以成魏書上自道武下終孝靖紀傳與志

凡百三十卷釋此正述魏收撰魏書收諂齊氏於魏室多不平既黨北朝又厚誣江左性憎勝已喜念舊惡甲門盛德與之有怨者莫不被以醜言没其善事遷怒所至毁及高曽書成始奏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論討前後列訴者百有餘人時尚書令楊遵彦一代貴臣勢傾朝野收撰其家傳甚美是以深被黨援諸訟史者皆獲重罰或有一無有字斃於獄中羣怨謗聲不息孝昭世勑收更加研審然後宣布於外武成武成孝武弟世祖謚也王本改作書成非甞訪諸羣臣

猶云不實又令治改其所變易甚多由是世薄其書號為穢史釋此段加曆評論

至隋開皇勅著作郎魏澹與顔之推辛德源更撰魏書矯正收失澹以西魏為真東魏為偽故文恭列紀孝靖稱傳合紀傳論例總九十二篇煬帝以澹書猶未能善又勅左僕射楊素别撰學士潘徽褚亮歐陽詢等佐之會素薨而止今世稱魏史者猶以收本為主焉釋此帶述魏澹書而收以世尚收書勒住

按第十四節述後魏書也其初但作編年體其後

專行紀傳書。公最不滿收書故加多一段評泊然亦以托起勅改耳本處勿黏看

鄧淵國記魏書本傳淵字彥海太祖定中原擢爲著作郎詔淵撰國記淵造十餘卷惟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體例

崔浩等撰國書事見直書篇又崔浩傳初太祖詔尚書郎鄧淵著國記未成逮於太宗廢而不述神䴥二年詔集諸文人撰錄浩及弟覽高讜鄧穎晁繼范亨黄輔等共叅著作敘成國書三十卷

按鄧穎即鄧淵子

中書郎高允至模有力焉事詳魏書高允傳及儒林張偉傳劉模即附允傳中

本文皆撮取傳語也再按允傳浩之被收也允直中書省時恭宗為太子召允留宿翌日命允驂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有問但依吾說既入見恭宗曰高允自在臣宮雖與浩同事制由於浩世祖召允曰國書皆崔浩作否允對曰臣與浩同作臣多於浩世祖大怒恭宗曰天威嚴重允迷亂失次耳臣向備問皆云浩作允曰臣謬叅著作今已分死不敢虛妄殿下哀臣乞命耳實不問臣臣無此言世祖曰直哉臨死不移貞臣也宜宥之按允字伯恭年九十八

李崔始為紀傳　李彪傳彪字道固叅著作事自成帝以來浩允編年序録為春秋之體彪始奏從遷固之體創為紀傳表志之目焉　崔光傳光本名孝伯字長仁高祖賜名拜中書博士轉著作郎與秘書丞李彪叅撰國書按光即鴻父也

宣武時至號為穢史通十五六行以北齊魏收傳對證之事語咸具矣其間所稱引諸人邢巒字洪賓中書侍郎尚書王遵業著作佐郎溫子昇見叙事篇暉業魏濟陰王新成曾孫四人魏書有傳刁柔國子博士辛元植司空司馬房延祐通直常侍睦仲讓不著官扶裴昂之國子博士高孝幹尚書郎六人皆無傳楊遵彥楊愔字北齊本傳尚太原長公主尚書右僕射封開封王

辨宗室錄魏書宗室傳濟陰王暉業涉子史有志節齊文襄嘗問之對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暉業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在晉陽也無所交通撰魏藩王家世號為辨宗室錄四十卷

魏澹顏辛更撰魏澹見本紀篇又隋書本傳太祖以魏收書褒貶失實平繪中興書事不倫序詔澹別成魏史澹自道武下及恭帝為十二紀七十八傳別為史論及例一卷并目錄合九十二卷

書甚簡要大矯收繪之失上覽而善之。顏之推北齊本傳字介隋開皇中太子名為學士甚見禮重按顏介共撰魏書之文本傳不載。辛德源隋書本傳字孝基高祖受禪隱於林慮山秘書監牛弘以德源才學奏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

楊素別撰隋書本傳素字處道高祖受禪加上柱國封越國公大業元年改封楚公有集十卷別撰事見下

潘褚歐陽隋文學傳潘徽字伯彥吳人煬帝嗣位詔徽與太常博士褚亮歐陽詢等助越公楊素撰魏書會素薨而止。褚亮字希明歐陽詢字信本傳入唐書

高齊史天統初後主緯元太常少卿祖孝徵述獻武起居名

曰黄初傳天録武謬改為禄時中書侍郎陸元規常從文宣征討著皇帝實録唯記行師不載他事自武平後亦後主元史官陽休之杜臺卿祖崇儒崔子發等相繼注記釋述齊世撰述逮一作迄於齊滅隋秘書監王劭内史令李德林並少仕鄴中多識故事王乃憑述起居注廣以異聞造編年書號曰齊志十有六卷原注其序云二十卷今世間傳者唯十六卷焉李在齊預修國史創紀傳書二十七卷至開皇初一有又字奉詔續撰增多齊史三十八篇以舊作已上送官藏之秘府釋

述隋時續撰王志編年已成李書紀傳未竟皇家貞觀初勅其子中書舍人百藥仍其舊録雜採他書演為五十卷釋至唐初紀傳乃成令之言齊史者唯王李二家云釋高齊史二體並束○此節與後周隋二節事皆未了

按第十五節述北齊史也當時兼有二體迨後王志廢矣

祖孝徵祖珽字也其人淫穢喪恥北齊書本傳後主拜珽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加特進入文林館總監撰書按黄初傳天録是珽所創起居實録書名以比魏文受禪媚獻武也或誤從傳字截句讀作

去聲遂改録為禄疑是
年號時實無此元也

陸元規名見祖
珽傳

陽杜祖崔陽休之北齊書本傳字子烈齊受禪除散
騎常侍修起居注天統初為光禄卿監國
史○杜臺卿名見隋書李德林傳舊注字少山齊中
書侍郎○祖崇儒舊注珽族弟也武平末通直常侍

崔子發隋經籍志齊紀三
十卷紀後齊事崔子發撰

王劭李德林王劭齊志即左傳家所引之書按十六
卷唐藝文志作十七卷李德林見探賾

篇

百藥見本紀篇
李安平注

宇文周史大統年有秘書丞柳虬兼領著作直辭正色事有可稱釋周世初著至隋開皇中秘書監牛弘追撰周紀十有八篇略叙紀綱仍皆抵忤王本作抵捂釋隋時續撰皇家貞觀初勅秘書丞令狐德棻秘書郎岑文本共加修緝定為周書五十卷釋至唐初乃成宇文史但有紀傳無編年

按第十六節述後周書

柳虬見前卷第八節又周書本傳大統十四年除秘書丞領著作

牛弘見世家篇

德棻文本令狐德棻見前卷十節又詳後舊唐書岑文本字景仁擢拜中書舍人時中書侍郎顏師古免溫彥博奏請復用太宗曰我自舉一人公勿憂也於是以文本為中書侍郎專典機密又先與令狐德棻撰周史其史論多出於文本至十年史成

隋史當開皇仁壽時王劭為書八十卷以類相從定其篇目至於編年紀傳並闕其體煬帝世唯有王胄等所修大業起居注及江都之禍仍多散逸釋隋之正史本無撰纂皇家貞觀初勑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孔頴達共撰成隋書五十五卷與新撰周書並行於時釋至唐方經始撰定唐業由

周隋而起故牽連周史末之。舊本此處連下非

按第十七節述隋書也。宇文周史本無編年隋雖有王劭書止録詔勑等為記言體亦非編年類也故二代皆一書歸末

王劭書 王劭隋書即尚書家所引之書與齊志體例殊科閲者辨之

王胄 隋文學傳王胄字承基大業初為著作佐郎唐藝文志有開皇起居無大業起居散逸故也

師古穎達 舊唐書顔籀傳籀字師古齊黄門郎之推孫也少傳家業武德初為秦王府記室遷中書舍人令狐傳高祖詔中書舍人顔師古修隋史孔穎達傳穎達字仲達尤明左氏傳鄭氏尚書王

氏易毛詩禮記兼善筭歴解屬文太宗即位除國子司業遷太子右庶子仍兼司業與魏徵撰成隋史

初太宗以梁陳及齊周隋氏並未有書乃命學士分修事具於上上謂梁陳及齊周隋四節所云仍使秘書監魏徵總知其務凡有讚論徵多預焉始以貞觀三年創造至十八年方就原注唯姚思廉貞觀二年起功多於諸史一歲合為一帙為字五代紀傳并目録凡二百五十二卷書成下於史閣釋已上統括五代紀傳卷目唯有十志斷為三十卷尋擬續奏未有其文又詔左僕射于志寧太史令李淳風著作郎韋安仁符璽郎李延壽同

撰其先撰史人唯令狐德棻重預其事太宗崩後刋勒始成其篇第雖編入隋書其實別行俗呼為五代史志

釋此曆另述五代志明隋書之志非專志隋也

按第十八節乃總括五代諸書之詞此五書事盖往代史定熈朝志入一家典稽五族故另詳之○初閲舊書職官志貞觀年修五代史五代二字殊鶻突晉後唐前唯有南北各四朝無五代之名也及閲是篇翻檢令狐德棻等傳乃始爽然盖其時八史唯南之梁陳北之齊周隋是

唐修故也禪語有云上元即是正月半因自笑平生經眼不經心處不知凡幾只坐繙書溜滑耳

五代紀傳舊書令狐德棻傳德棻言於高祖曰近代都無正史梁陳及齊猶有文籍周隋遭大業離亂多有遺闕當今耳目猶接更十數年後恐堙沒如臣愚見並請修之高祖然其奏詔曰自有魏南徙乘機撫運周隋禪代梁氏稱邦齊遷龜鼎陳建皇宗立言著績無乏於時而簡牘未編炎涼已積朕握圖馭宇方立典謨有懷撰次實資良直云云詔下數年竟不能就貞觀三年太宗勅德棻與岑文本修周史李百藥修齊史姚思廉修梁陳史魏徵修隋史與房玄齡總監德棻又奏引崔仁師佐修周史德棻仍總知類會魏徵傳徵字玄成初令狐德棻等撰諸史徵受詔總加撰定隋書序論皆徵所作按隋書本傳

孔合撰與十七節并下條注會看乃全又按宋齊北魏三書前代已成故唐修止於五

五代史志史通列同修四人新舊書可證合者李淳風傳則云除太史丞預撰五代史其天文律歷五行志皆淳風作李延壽傳則云補崇賢館學士受詔同敬播修五代史志而于志寧傳但云預修禮修史等功賞賜不言所修何史至韋安仁則無傳當用史通語證補之陳氏解題隋志高宗時始成上總梁陳齊周之事俗號五代志按陳氏即本史通立解也夾漈志略亦然

惟大唐之受命也義寧隋恭帝元武德唐高祖元閒工部尚書溫大雅首撰創業起居注三篇自是司空房玄齡給事中許敬宗著作佐郎敬播相次立一作相與自立編年體號為實

錄迄乎三帝世有其書釋述本朝國史二體並陳○已上為編年起本貞觀初姚思廉始撰紀傳粗成三十卷至顯慶高宗改元元年太尉長孫無忌與于志寧令狐德棻著作郎劉胤之楊仁卿起居郎顧胤等因其舊作一作書綴以後事復為五十卷雖云繁雜時有可觀釋已上為紀傳起本龍朔高宗元亦中敬宗又以太子少師一作卿誤總統史任更增前作混成百卷如高宗本紀及永徽高宗初元名臣四夷等傳多是其所造又起草十志未半而終敬宗所作紀傳或曲希時旨或猥飾

一作釋私憾凡有毀譽多非實録必方諸魏伯起亦猶張衡之蔡邕馬其後左史李仁實續撰于志寧許敬宗李義府等傳載言記事見推直筆惜其短歲一作世功業未終至長壽中武后九年春官侍郎牛鳳及又斷自武德終於弘道高宗末元撰為唐書百有十卷鳳及以喑聾不才而輒議一代大典凡所撰録皆素責私家行狀而世人敘事謂家狀罕能自遠謂遠於俗一作違非或言皆比興全類詠歌或語多鄙樸實同文案四語皆謂家狀所敘而總入編次了無釐革其

有出自胷臆申其機杼發言則嗤鄙怪誕敘事則參差倒錯故閱其篇第豈謂可觀披其章句不識所以既而悉收姚許諸本繳去之也欲使其書獨行由是皇家舊事殘缺殆盡釋此一長段中具三層許飾而誣李直而年促牛冗俗而亂總以推出重撰緣由也長安中武后十八年余與正諫大夫朱敬則司封郎中徐堅左拾遺吳兢奉詔更撰唐書勒成八十卷釋此正敘重撰事八十卷是紀傳體神龍中宗元元年又與堅一無堅字兢等重修則天實錄編為三或作二十卷釋此三十卷是編年體夫舊史之壞其亂如繩

錯綜艱難朞月方畢雖言無可擇事多遺恨庶將來削藁猶有憑焉釋二體並攝。舊本連下節非

按第十九節述本朝國史而以當職手撰者終之。須知所云八十卷三十卷者正如王隱之晉書干寶之晉紀山謙之裴松之之宋史草創起本為後來史局之藁底耳非完書也修本既行其書遂佚往代皆然説者乃謂知幾善譏訶鮮撰著不亦宂乎。敘古今正史畢

創業起居注舊書温大雅傳大雅字彦和武德元年歷黄門侍郎撰創業起居注三卷讀書志紀高祖起義至受隋禪用師符讖受命典冊事

房許敬等立編年舊書房玄齡傳房喬字玄齡在秦府中常典管記貞觀三年代長孫無忌為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許敬宗敬播並見上卷第九節又播傳與許敬宗撰高祖太宗實錄自創業至貞觀十四年為二十卷後又撰太宗實錄從貞觀十五年至二十三年為二十卷

姚長孫等撰紀傳姚思廉新舊本傳闕書撰國史長孫無忌于志寧令狐德棻三人傳並渾書監修國史文苑劉胤之傳永徽中累轉著作郎與令狐德棻著作楊仁卿等撰成國史封陽城縣男其從孫即知幾也楊仁卿無傳顧胤傳以撰武德貞觀兩朝國史八十卷成加朝散大夫按唐二書凡

書國史或統言或專以紀傳言或竟闕書史通此等處可當史補亦可當史注

猶張衡之蔡邕商芸小說張衡死日蔡邕母始孕二人才貌相類人云邕是張衡後身按史通是語蓋反辭以况也後漢靈帝嘗問侍中楊奇曰朕何如桓帝奇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語意正相似

李仁實見上卷第九節

牛鳳及無傳與前卷第九節恭看

朱敬則徐堅吳兢三人並見自叙篇此云撰唐書八十卷則天實録三十卷可作知幾本傳參補按崇文總目吳兢撰唐史自創業迄開元凡一百一十卷韋述因其本更加筆削云云此正與

八十三十之數相合但總目統云一百十卷不分紀傳編年又專屬之吳兢皆可與此處本文叅證

大抵自古史臣撰錄其梗槩如此蓋屬詞比事以月繫年為史氏之根本作生人之耳目者略盡於斯矣自餘偏一譌作編記小說則不暇具而論之釋得此二句繳得正史二字碧清

按第二十節乃通篇總結。讀此篇須將二體篇處處印合。史通一書皆議論體獨史官正史二篇屬叙事體觀其所述自史漢而下悉援序傳原文至梁陳以還咸舉見聞所接全書談史安可不辨史曹全

史就評安可不綜史部議論叙事相須為用是二篇者雖外篇之壓卷實内篇之括囊史通正本已盡於是



史通通釋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通通釋卷十三至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劉國永

史通通釋卷十三

無錫浦起龍撰

外篇

疑古 第三○舊注十一條或作十二條今刋去

葢古之史氏區分有二焉一曰記言二曰記事而古人所學以言為首釋以記事訖記言發端起議至若虞夏之典商周之誥仲虺周任之言史佚臧文之說此皆言也凡有遊談專對獻策上書者莫不引為端緒歸其的準言則世多習知其於事

也則不然至乃一作若少昊之以鳥名官陶唐之舊有以字御龍拜職夏氏之中衰也其盜有后羿寒浞齊邦之始建也其君有蒲姑伯陵此皆事也斯並開國承家異聞奇事而後世學者罕傳其說唯夫博物君子或粗知其一隅事而少僻則聞者希矣此則記事之史不行而記言之書見重斷可知矣釋疑古之疑疑皆在事故以言詳事略領局也及左氏之為傳也雖義釋本經而語雜它事遂使兩漢儒者嫉之若讎故二傳大行二傳釋言為多擅名於一作後世又孔門之著錄一作述也論

語專述言辭家語兼陳事業而自古學徒相授唯稱論語而已由斯而談並古人輕事重言之明效也釋又以左氏論語證之然則上起唐堯下終秦穆其書所錄唯有百篇而書之所載以言為主至於廢興行事萬不記一語其缺略可勝道哉釋落到尚書記言略事是篇主故令後人有言唐虞以下帝王之事未易明也釋篇局至此戴其意總為諱惡伏根案論語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又曰成事不說原注事已成不復可解說遂事不諫原注事已遂不可復諫上既往不咎原注事已往不可復追咎又曰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原注由用也可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日用而不能知自其引經四疑注皆全寫先儒所釋也夫聖人立教其言若是釋引經為諱惡發端在於史籍其義亦然是以美者因其美而一作以美之雖有其惡不加一作之下同毀也惡者因其惡而惡之雖有其美不加譽也故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魏文帝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漢景帝曰言舊脫言字學者無一作不言湯武受命不為愚斯並曩賢精鑑已有先覺而拘於禮法限以師訓雖口不能言而心知其不可者

蓋亦多矣釋至此浴出略事之故意在諱惡是本序立言之指又案魯史之有春秋也外為賢者內為本國事靡洪纖動皆隱諱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於六經亦皆如此故觀夫子之刊書也夏桀讓湯武王斬紂其事甚著而芟夷不存原注此事出周書案周書是孔子刪尚書之餘以成其錄也釋此五句見疑古大意觀夫子之定禮也定禮即修春秋也以春秋為周禮舊法故云然隱閔非命惡視不終而奮筆昌言云魯無篡弒觀夫子之刪詩也凡諸舊作語誤國風皆有怨刺在於魯國獨無其章原注魯多淫僻豈無刺詩蓋夫子刪

(去而不錄)觀夫子之論語也君娶於吳是謂同姓而司敗發問對以知禮釋(定禮三項用他經皆證之)其斯驗世(郭作世別作聖)人之飾智矜愚愛憎由己者多矣釋(此二句總繳言諸經皆有諱詞則世史飾詐益無疑矣隱對後條近古姦雄桓玄司馬等意諸本作聖人者大非)加以古文載事其詞簡約釋(專歸到尚書)推者難詳(一作該)缺漏無補遂令後來學者莫究其源蒙然靡察有如聾瞽今故訐(一作評)其疑事以著於篇凡有十條列之於後

按此疑古之序也不入條數古字專指尚書其為疑

字解說則託言於古文隱諱通觀十條顯斥古聖罪無辭矣然讀書尚論其意有可推者敢一雪之○知幾眼見近古自新莽始禍以及當塗典午南則劉蕭陳氏北則齊周楊堅累朝踐代類以攘竊之詐僞為推挹之文雖逮李唐奮戈除暴猶必虛擁代邸粉飾禪書一則曰宜遵故事再則曰一依前典引經作冊居然舊章諱誅伐為惡聲掩揖讓而護跡凡資口實率附陶姚於是古帝前王青天白日氣象塵昏霧塞

五六百年於此矣作者悯焉假號汲墳之荒簡反兵孔壁之遺編所傷在二姓改王之交所影皆九錫升壇之套其意葢曰古聖且蒙疑謗此事誰容售欺憑伊借面有辭至竟隱形無地耳其所提防葢在於此叵奈知幾者不學無術以文害志恣行横議妄冀昭姦何其遼哉不揣檮昧頗推其本意而釋之如左

以鳥名官見書志篇又竹書紀年少昊登帝位有鳳凰之瑞或曰名清不居帝位帥鳥師居西方以鳥紀官按名清上古人名

御龍拜職 史記夏紀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天降龍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陶唐後有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孔甲賜之姓曰御龍氏受豕韋之後

后羿寒浞 兩見左傳又竹書紀年帝太康居斟鄩畋于洛表羿入斟鄩帝仲康七年世子相出居商丘帝相八年寒浞殺羿九年相居于斟灌二十六年浞使其子澆滅斟灌二十七年伐斟鄩滅之二十八年弑帝后緡歸于有仍伯靡奔夏世子少康生在丙寅年乙酉少康奔虞甲辰少康使女艾殺澆乙巳伯靡殺寒浞少康歸于夏邑

蒲姑伯陵 左昭二十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遄臺晏子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

孟子魏文漢景三言 孟子語見風俗通正始篇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傳言失指圖景失形魏文語見魏志文紀注前史官篇已引之漢景語見史記儒林轅固生傳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

隱閔非命 左隱十一羽父請殺桓公公曰吾將授之矣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弑之十一月羽父使賊弑公于寪氏立桓公閔二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

惡視不終 前見編次後見惑經

蓋虞書之美放勳也云克明俊下同或作峻德而陸賈新語

又曰堯舜之人本作民或作臣誤比屋可封蓋因堯典成文而廣造奇說也案春秋傳云高陽高辛二氏各有才子八人謂之元凱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帝鴻氏少昊氏顓頊氏各有不才子謂之渾沌窮奇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縉雲氏亦有不才子天下謂之饕餮以比或譌比三族俱稱四凶而堯亦不能去斯則當堯之世小人君子比肩齊列善惡無分賢愚共貫且但一譌論語有

云舜舉咎繇不仁者遠是則當咎繇未舉不仁甚多彌驗堯時羣小在位者矣一脱矣字又安得謂之克明俊德比屋可封者乎其疑一也

按十疑之中不言嬗代之事者獨此首條耳亦見凡在盛朝鋪張善治必不免於溢辭為後此諸條作引也

比屋可封新語無為篇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者教化使然也

元凱四凶見左氏文十八傳文已略具渾沌之沌左作敦讀如沌

堯典序又云將遜于位讓于(一少于字)虞舜孔氏注曰堯知子丹朱不肖故有禪位之志案汲冢瑣語云舜放堯於平陽而書云(書名缺)某地(地名缺)有城以囚堯為號識者憑斯異說頗以禪授為疑然則觀此二書已足為證者矣而猶有所未覩也何者據山海經謂放勳之子為帝丹朱(疑脫堯未傳子句)而列君(君疑名字之譌)於帝者得非舜雖廢堯仍立堯子俄又奪其帝者乎觀近古(一脫古字)有姦雄奮發自號勤王或廢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則示相

推戴終亦成其篡奪求諸歷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載一揆斯則堯之授舜其事難明謂之讓國徒虛語耳其疑二也

按本篇所疑嬗代之事自此條起即提破近古姦雄可以知其意之所寄○嬗局至元明始轉然後偽讓絕直道伸

汲冢瑣語見春秋家又詳後惑經篇之末

帝丹朱海內南經蒼梧之山帝舜葬於陽帝丹朱葬於陰

虞書舜典又云五十載陟方乃死注云死蒼梧之野因葬焉案蒼梧者於楚則川號汨羅在漢則邑稱零桂地總百越山連五嶺人風婐劃（謂文身）地氣歊瘴雖使百金之子猶憚經履其途況以萬乘之君而堪巡幸其國且舜必以精華既竭形神告勞捨茲寶位如釋重負（一作負重）何得以垂歿之年更踐不毛之地兼復二妃不從怨曠生離萬里無依孤魂溘盡讓王高蹈豈其若是者乎歷觀自古人君廢逐若夏桀放於南巢趙嘉（當作遷）遷於房

陵周王流𣿬楚帝徙郴語其艱棘未有如斯之甚者一無者字也斯則陟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其疑三也

按此條追出文命之志一句志在劉宋之於零陵也

自零陵後禪位之君罕得全者

注云此謂孔氏安國傳也傳言方道也升道南方巡守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至蔡傳以陟方作升遐解而又援竹書帝王之沒曰陟為據或又以漢書注掘土為坑曰方為方字之據若爾則只如竹書書陟已足即綴一方字尚可强通而復綴之以乃死何耶蔡云猶言殂落而死也殂落下添而死二字豈復成語耶詳味句法畢竟孔傳為正但以大禹謨受終之文印之是時禹攝帝位久矣舜不應更事親巡愚

謂古經此等處當闕疑

趙遷淮南子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作山水之謳趙世家秦既虜遷趙之亡大夫共立嘉為王六年秦破嘉滅趙

從郴項羽本紀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羽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

汲冢書云舜放堯於平陽帶引此句蒙前條說下益為啟所誅又曰太甲殺伊尹文丁舊謬作王殺季歷凡此數事語異正經其書近出世人多不之信也案舜之放堯舊有文之殺季四字羨文無事別說足驗其情已於舊衍此字篇前舊衍後字言之詳矣此條

前後並無文丁殺季之言故知本文句字多羨夫唯益與伊尹見一作受戮並一無並字於正書猶無其證推一作摧而論之如啟之誅益仍可覆也何者舜廢堯而立丹朱禹黜舜而立商均益手握機權勢同舜禹而欲因循故事坐膺天祿其事不成自貽伊咎覩夫近古篡奪桓獨不全馬仍反正若啟之誅益亦由猶通晉之殺玄乎若舜禹相代事業皆成唯益覆車伏辜夏后亦猶桓效曹馬而獨致元興晉安帝改元之禍者乎其疑四也

按此條直提破桓玄之於晉安意可見已葢舉稱亂殺身者以為世鑒

益為啟誅黄補注案竹書紀年啟既立費侯伯益出就國無啟殺益事葢瑣語中載之

太甲文丁竹書紀年太甲元年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七年王潛出自桐殺伊尹又文丁十一年周公季歷伐翳徒之戎來獻捷王殺季歷按文丁即太丁沈約注云史記作太丁非又晉書束晳傳引紀年之文亦作文丁也再按本條除領句皆言上殺下之事妄人不解文義并不考文丁為何人遂乃改丁為王耳

桓獨不全晉安帝紀隆安二年廣州刺史桓玄舉兵反元興二年玄篡位帝蒙塵三年帝幸江

陵五月晉護馮遷斬之於循盤洲乘輿反正

湯誓序（據本誓誤作誥又脫序字）云湯伐桀戰于鳴條又云湯放桀于南巢唯有慙德而周書殷祝篇稱桀讓湯王位云云（句止穩括周書之文）此則有異於尚書如周書之所說豈非湯既勝桀力制夏人使桀推讓歸王於已蓋欲比跡堯舜襲其高名者乎又案墨子云湯以天下讓務光而使人說曰湯欲加惡名於汝務光遂投清冷之泉而死湯乃即位無疑然則湯之飾讓僞跡甚多考墨家所言雅與周

書相會一作合夫當有周字書之作本出尚書孔父截翦浮詞裁成雅誥一作語去其鄙事直云慙德豈非欲滅湯之過增桀之惡者乎其疑五也

按千古無假征誅但有僞揖讓如此條借影殷祝篇文必欲掩征誅而傳諸揖讓曹馬輩之態畢獻矣即劉氏假雜出之書以褫彼輩之魄亦盡態矣彼爲膠柱之解者吾不敢以善讀書許之

殷祝篇在逸周書第六十六其畧曰湯將放桀士民奔湯國中虛桀請湯曰君有人請致國湯曰

否士民感吾為王明之士民復致于桀曰何必君更桀南徙不齊民奔湯桀復請湯言國君之有也湯曰否我為君王明之桀從于魯又曰國君之有也湯不能止桀而復薄三千諸侯曰有道者處之三千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

湯讓務光按墨子之云莊子亦載之務作瞀讓王篇湯將伐桀因瞀光而謀瞀光曰非吾事也湯伐桀尅之以讓瞀光瞀光曰吾子何不立乎辭曰吾聞之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

夫五經立言千載猶仰而求其前後理甚相乖何者稱周之盛也則云三分有二商紂為獨夫語殷之敗也又

云紂有臣億萬人其亡流血漂杵斯則是非無準向背不同者焉又案武王為泰誓數紂過失亦猶近代之有呂相為晉絕秦陳琳為袁檄魏（袁亦不直耳曹惡得無罪陳琳句謬引）欲加之罪能無辭乎而後來諸子承其偽說競（一作竟）列紂罪有倍五經故子貢曰桀紂之惡不至是君子惡居下流班生亦云安有據婦人臨（一作於）朝劉向又曰世人有弒父害君桀紂不至是而天下（當有歸字）惡者必以桀紂為先此其自古言辛癸之罪將非厚誣者乎其疑六也

按此條非寬失國之荒主也欲甚代興之罪而為之辭也

陳琳檄文選為袁紹檄豫州善注魏志曰陳孔璋避難冀州袁本初使典文章作此檄

據婦臨朝漢書成帝宴飲乘輿幄坐畫紂據妲己上指問班伯曰紂至是乎伯對曰書云用婦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也

微子之命篇序舊脫序字云殺武庚序云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案禄父即商紂之子也屬社稷傾覆家國淪亡父首梟懸母軀分裂永言怨恥生人一作死莫二向使其俟服事周而全

軀保其妻子也仰天俯地何以為生含齒戴髮何以為貌既而合謀二叔徇節三監雖君親之怨不除而臣子之誠可見考諸名教生死無慚議（一譌議字為於義二字）者苟以其功業不成便以頑人（民）為目必如是則有君若夏少康有臣若伍子胥（當作申包胥）向若隕雛雪怨衆敗身滅亦當隸跡醜徒編名逆黨者邪其疑七也

按此條傷魏晉而下諸末造鮮義旅也寧為高貴鄉公死莫作常道鄉公生寧為袁粲死莫作褚淵生臣

子之於君父其義一也豈祗為殷碩雪涕而已

武庚祿父竹書紀年周武王十二年伐殷王親禽受于南單之臺遂分天之明立受子祿父是為武庚成王元年武庚以殷畔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

申包胥左定四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墻而哭七日秦師乃出王卒復國若作伍胥於本條不切矣

論語曰大矣周之德也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案

尚書序舊脫序字云西伯戡黎殷始咎周二句序文夫姬氏爵乃

諸侯而輙行征伐結怨王室殊一作曾無媿畏此則春秋荆蠻之滅諸姬論語季氏之伐顓臾也又案某書名闕一謚其書曰朱雀云云朱雀句當有本文云云字誤文王受命稱王云云夫天無二日地惟一人有殷猶存而王號遽立此即春秋楚及吳越僭號而陵天子也然則戡黎滅崇自同王者服事之道理不如斯亦猶近者魏司馬文王害權臣黜少帝坐加九錫行駕六馬及其歿也而荀勗猶謂之人臣以終蓋姬之事殷當比馬之臣魏必稱周德之大者

不亦虛為其說乎一作設也其疑八也

按此條亦提破司馬攀昭為例前操後裕等皆比於一科

九錫六馬魏三少帝紀甘露五年以司馬文王封晉公加九錫咸熙二年命晉王建天子旌旗乘金根車駕六馬位在燕王上

荀勗猶謂人臣晉書荀勗字公曾晉武受禪拜中書監按訣昭之語本傳不載世說方正注王隱晉書曰勗性佞媚良史當著佞倖傳蓋其人媚賈既晉者也是其前謟馬傾曹可知

論語曰太伯可謂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

焉案呂氏春秋（書名恐誤當是吳越春秋）所載云云斯則太王鍾愛厥孫將立其父太伯年居長嫡地實妨賢向若強顏苟視懷疑不去大則類衛伋之誅小則同楚建之逐雖欲勿讓君親其立諸且太王之殂太伯來赴季歷承考遺命推讓厥昆太伯以形質已殘有辭獲免原夫毀茲王體從彼被髮者本以外絕嫌疑內釋（一作懷）猜忌譬雄雞自斷其尾用獲免於人犧者焉又案春秋晉士蔿見（一脫見字）申生之將廢也曰為吳太伯猶有令名斯則太伯申

生事如一體直以出處有異故成敗不同若夫子之論太伯也必美其因病成妍轉禍爲福斯則當矣如云可謂至德者無乃謬爲其譽乎其疑九也

按此條獨不拈尚書蓋因西伯條而及之也太伯之德三讓之指理學大儒訖無定解知幾一以後世情事揣之詎足與辯夫亦必惻於隱太子之事乎

呂氏春秋按此句定誤當取其書所謂十二紀八覽六論縱觀之曾無一語及太伯事者試抽

吴越春秋覆之乃過其文今録於左

所載云云吳越春秋古公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雍雍一名虞仲少曰季歷季歷娶妻太任氏生子昌昌有聖瑞古公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太伯仲雍望風知指曰歷者適也知古公欲以國及昌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於衡山遂之荆蠻斷髮文身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荆蠻國民君而事之自號為句吳古公將卒令季歷讓國於太伯而三讓不受於是季歷蒞政

衛伋衛世家初宣公愛夫人夷姜生子伋以為太子為太子娶齊女而自取之生子壽子朔伋母死夫人與朔共讒太子伋公乃使伋於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按事見左桓十六伋左作急子

楚建左昭十九楚子生太子建王為之聘於秦費無極與逆勸王取之城城父而寘太子焉二十年無極言於楚子曰建將以方城之外叛王信之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太子建奔宋

雞斷尾外傳周語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憚其犧也

為吴太伯晉士蔿語見左傳閔元年

尚書金縢篇云管蔡流言公將不利于孺子左傳云周公殺管叔而放蔡左作蔡叔夫豈舊誤其不愛王室故也昭元

𡠀尚書君奭篇序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説皆君奭序之文斯則旦行不臣之禮挾震主之威跡居疑似坐招訕謗雖奭以亞聖之德負明允之才目覩其事猶懷憤懑況彼二叔者才處中人地居下國側

聞異議能不懐猜原其推戈反噬事由誤我一作誠而周公自以不誠當作咸假用左氏語遽加顯戮與夫漢代之一無之字赦淮南此下一增明帝二字寛阜陵一何遠哉斯則周公於友于之一作其義薄美而書舊作詩之所述用為美談者何哉其疑十也

按此亦與上條為類劉之不足與語周公猶其不足語於太伯文王也然為此説者於隱巢之間喋血之變或不能不寓於微辭焉

赦淮南漢書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孝文即位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入朝甚橫文帝不治歸國益恣及謀反事覺吏雜奏所犯當棄市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

寛阜陵後漢書光武帝子阜陵質王延封淮陽性驕奢有告延作圖讖祝詛事顯宗特加恩徙為阜陵王延懷怨望復有告延逆謀者肅宗詔曰王前犯大逆有同管蔡先帝屈法王曾莫悔今貶為侯後幸九江見延以喜以悲復為王

大抵自春秋以前尚書之世其作者述事如此釋十疑皆在尚書之世也此三句黜出今取其正經雅言理有難曉諸子異説義或可憑參而會之以相研覈一作覆如異於此則無論焉

釋數語繳完夫遠古之書與近古之史非唯繁約不類固一作故亦向背皆殊何者近古之史也言唯詳備事罕甄擇使夫學者覩一邦之政則善惡相參觀一主之才而賢愚殆半至於遠古則不然夫其所錄也略舉綱維務存褒諱尋其終始隱沒者多嘗試言之向使漢魏晉宋之君生於上代一作三代非堯舜禹湯之主出於中葉俾史官易地而書各叙時事校其得失固未可量釋加此一層明指出後來篡奪諸代互相推勘之旨大意言遠古諱略猶且異聞錯出況若後代姦雄縱使上生彼世其諸逆節散見

叢殘又當何如哉若乃輪扁稱其糟粕孔氏述其傳疑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武成之（一脫之字）篇吾取其二三簡（一本此下有而為累文與近古同馬九字詞義未亮一本無此九字）推此而言則遠古之書其妄甚矣豈比夫王沈之不實沈約之多詐若斯而已矣（一作哉）

釋（末段與內篇抑馬揚班同意識著述家無鶩荒遠也）

按此十疑後跋也不入條數○此等書怒其非聖無法而嚴為擯者誼人之辭也會其讀史寄憤而懸為解者曉人之辭也徒駭其拂經橫議而出我巾箱剩

語與之講是對非則癡人之辭矣浮翳障日日豈隕
明促促焉起而詈罵之傳稱魯人為敏其類是哉

史通通釋卷十三

史通通釋卷十四

無錫浦起龍撰

外篇

申左第四○郭本序與文作兩片最合諸本横分皆非

古之人言春秋三傳者多矣戰國之世其事罕聞當前漢當有之初二字專用公羊宣皇已降穀梁又立於學至武帝世劉歆始重左氏而竟一作不列學官釋首原三傳行書世獨左氏最後大抵自古重兩傳而輕左氏者固非一家美左氏而

譏（一作議）兩傳者亦非一族互相攻擊各用（一作自）朋黨哤聒（舊作巃聒或作聒巃並訛）紛競是非莫分然則儒者之學苟以專精為主止（舊作至誤）於治章句通訓釋斯則可矣（一作也）至（一作脫至字）於論大體舉宏綱則言罕兼統理無要害故使今古疑（一作凝）滯莫得而申者焉釋（次述論者之低昂以引下文）必揚搉而論之言傳者固當以左氏為首釋（此句揭出本指）但自古學左氏者（一無者字）談之又不得其情如賈逵撰左氏長義稱在秦者為劉氏乃漢室所宜推先但取悅當時殊無足採

又案桓譚新論曰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裏而東觀漢記陳元奏云光武興立左氏而桓譚衛宏並共詆一作毀訾故中道而廢班固藝文志云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記而作春秋有所貶損事形於傳懼罹時難故隱其書有一為字末世口說流行遂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諸傳而於固集復有難左氏九條三評等科釋自但自古至此證舉諸家評論紛競如此夫以一家之言一人之說而參差相背前後不同斯又或訛文不足觀也釋繳過評左諸說夫解難者以理為本如理

有所闕欲令有識心伏不亦難乎今聊次其所一無疑所字列之於後釋結到申左本旨

按此是總序

吒䛗蜀都賦諠譁鼎沸則吒䛗宇宙善注管子曰雜處則其言吒說文曰䛗讙言也

左氏長義隋經籍志春秋左氏長義二十卷後漢侍中賈逵章句又本傳肅宗特好左氏傳詔逵出左氏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摘出三十事又云五經皆無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

在秦為劉氏按左文十三士會自秦歸於晉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漢書高紀贊晉史蔡墨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范氏為晉士師奔秦歸晉其處者為劉氏

戰國時獲于魏秦滅魏遷大梁都于豐由是推之漢承堯運德祚已盛

陳元後漢本傳元字長孫父欽習左氏春秋元少傳父業為之訓詁建武初議欲立左氏傳元詣闕上疏曰建立左氏解釋積結天下幸甚下其議諸儒讙譁左氏復廢

蓋左氏之義有三長而二傳之義有五短釋二句提案春秋昭一有公字二年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然當有則字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於仲尼丘明之傳所有筆削及發凡例皆得周典原注杜預釋例云公羊穀梁之論春秋皆因事以起

問因問以辯義義之口者曲以通口無他凡例也左丘明則口周禮以為本諸稱凡以發例者皆周公之舊制者也按此條缺三字諸本皆隨文連下或妄填别字今並作方空格後做此傳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書著將來之法其長一也釋一長據韓宣聘語原本周禮立說又案哀三年魯司鐸火南宫敬叔命周人出御書句下并收子服景伯命宰人出禮書十字文義方足今脫其時於魯文籍最備丘明既躬為太史博總羣書至如檮杌紀年之流鄭書晉志之類凡此諸籍莫不畢覩其傳廣包他國每事皆詳其長二也釋二長据魯備文籍史官廣見立說論語子曰左丘明恥之某亦

恥之夫以同聖之才而膺授經之託加以達者七十弟子三千遠自四方同在一國於是上詢夫子下訪其徒凡所採摭實廣聞見其長三也釋三長据聖人稱許如親從膺授立說穀梁公羊者生於異國長自後來語地則與魯產舊誤作史相違論時則與宣尼不接安得以傳聞之說與親見者爭先者一無者字乎譬猶近世漢之太史晉之著作撰成國典時號正書舊誤作言既而先賢者舊原注謂楚國先賢傳汝南先賢行狀益部耆舊傳襄陽耆舊傳等書語林世說競造異端強書他事夫以傳自

委巷而將冊府恐當用此二字舊作班馬無涉抗衡訪諸古老而與同時此二字舊作子孫更謬此皆版本模糊後人妄填之過並列斯則難矣彼二傳之方左氏亦奚異於此哉其短一也釋一短以高赤之生時地不如左氏為言按本節正與三長隱括相對左氏述臧哀伯諫桓納鼎周内史美其讜言王子朝告于諸侯閔馬父嘉其此二字疑是加之二字之訛辨說凡如此類其數實多斯蓋當時發言形於翰墨立名不朽播於他邦而丘明仍其本語就加編次亦猶近代史記載樂毅李斯之文漢書録一脫録字晁錯賈生之筆

尋其實也豈是子長藳一作筆削孟堅雌黃所構者哉觀二傳所載有異於此其錄人言也語乃齟齬一作齷齪文皆瑣碎夫如是者何哉蓋彼得史官之簡書此傳流俗之口說故使隆促各異豐儉不同其短二也釋二短以二傳載語得之傳聞不如左氏所載有內史馬父贊評爲可徵信尋左氏載諸大夫詞令行人應荅其文典而美其語博而奧原注如僖伯諫君觀魚富辰諫王納狄王孫勞楚而論九鼎季札觀樂而談國風其所援引皆據禮經之類是也述遠古則委曲如存原注如郯子聘魯言少昊以鳥名官季孫行父稱舜舉八元八凱魏絳荅晉悼公引虞人之箴子革諷楚靈王

誦祈招之詩其事明白非是厚誣之類是也徵近代則循環可覆原注如呂相絶秦述兩國世隙聲子班荆稱楚材晉用晉士渥濁諫殺荀林父說文公敗楚於城濮有憂色子服景伯謂吳云楚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祝佗稱踐土盟晉重耳魯申蔡甲午之類是也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一作措思深淺諒非經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潤色獨成一手斯蓋當時國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編而次之配經稱傳而行舊作已也如二傳者記言載事失彼菁華尋源討本取諸胸臆夫自我作故無所準繩故理甚迂僻言多鄙野比諸左氏不可同年其短三也釋短三

以二傳載文出自胸臆不如左氏有源有委○已上二節用意略同歷歷相衡比前已闕出議論矣猶未徵事舉義也案二傳雖以釋經為主其缺漏不可殫論如經云楚子麇卒此四字舊止一字又誤作麇而左傳云公子圍所殺昭元及公穀舊止作公羊非作傳重一作不非述經文無所發明依違而已其短四也釋四短括出事實以確稽局見為衡見二傳考事之疎略漢書載成方遂詐稱戾太子至於闕下雋不疑曰昔衛蒯聵得罪於先君將入國太子輒拒而不納與漢書句稍異春秋是之遂命執以屬吏霍光由是始重儒學案雋生所引乃公羊正

文如論語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夫子不為也何則父子爭國梟獍為曹禮法不容名教同嫉而公羊釋義反以衛輒為賢是違夫子之教失聖人之㫖獎進惡徒疑誤後學其短五也釋五短拈出義例以後人用公羊決事為說見二傳研義之不精若以彼三長校茲五短勝負之理此下有闕文當補曰斷然可知釋此四句是繳上語葢周禮之故事魯國之遺文夫子因而修之而以實録付之丘明用使善惡畢一作必彰真偽盡露向使孔經獨用左傳不作則當代行事安得而詳

者哉益語曰仲尼修春秋逆臣賊子懼又曰春秋之義也欲蓋而彰求名而亡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尋原本此下有春秋所書實乖此義而九字肆筆拂經且自害志削之乃無語病左傳所録無媿斯言此則傳之與經其猶一體廢一不可相須而成如謂不然則何者稱為勸戒者哉原注杜預釋例曰凡諸侯無加民之惡而稱人以貶皆時之赴告欲重其罪以加民為辭國史承口以書於策而簡牘之記具存夫子因示虚實故左傳隨實而著本狀以明其得失也案杜氏此釋實得經傳之情者也儒者苟譏左氏作傳多叙經外別事如楚鄭與齊三國之賊弑一脱弑字隱桓昭哀之傳為通經後

言然哀字終屬假借或誤作襄益非四君之篡逐其外則承告如彼其內則隱諱如此若無左氏立傳其事無由獲知然設使世人習春秋而唯取兩傳也則當其時二百四十年行事茫然闕如俾後來學者兀一作代成聾瞽者矣釋自尋斯義至此中透三傳之中專當用左之故也局至此截且當秦漢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經雜史百家諸子其言河漢無所遵憑釋此又是提筆更摭他書合二傳博勘以相證明總見功高於彼。下分記事記時二證故其記事也當晉景行霸公室方强而云屠岸舊誤作韓氏攻趙有程嬰杵臼之

事原注出史記趙世家魯侯禦宋得儁乘丘而云莊公敗績有馬驚流矢之禍按出檀弓原注失今補楚晉相遇唯在邲役而云二國交戰置師於兩棠一謫堂。原注出賈誼新書子罕相國宋睦於晉而云晉將伐宋覘舊衍其字哭於陽門舊衍介夫乃止四字。原注出禮記魯師滅項晉止僖公而云項實舊衍齊字桓舊衍所字滅春秋為賢者諱原注出公羊傳襄年再盟君臣和叶而云諸侯失政傳作正大夫皆執國權原注出穀梁傳。釋已上六項徵記事其記時也葢秦繆居春秋之始而云其女為荊平舊作昭誤夫人原注出列女傳韓

魏處戰國之時而云其君陪楚莊舊衍王字葬馬原注出史記滑稽傳

列子書論尼父而云生在鄭穆公之一無之字下同年原注出劉向七畧按舊作七錄非

扁鵲醫療虢公而云時當趙簡子之日原注出史記扁鵲傳

欒書仕於周子而云以晉文如獵犯顏直言原注出劉向新序

荀息死於奚齊而云觀晉靈作臺累棊申誡原注出劉向說苑

釋已上六項徵記時。通記事記時二扇扇各六條皆兩兩屬對其中行字法在必除非任意裁削也順文讀去自知。論章法此處當先

或以先為後著四語檃括記事之淆譌與下四句合欵

或以後為先日月顛倒上下翻覆此四句只檃括記時之淆譌可悟上片之

缺古來君子曾無所疑及左傳既行而其失自顯語其弘益不亦多乎而世之學者猶未之悟所謂忘我大德日用而不知者焉釋推左氏為功之博至此繳如二傳之簡約焉能逮此乎。以下總對二傳作東然自丘明之後迄于一作及魏滅年將千祀其書寢廢至晉太康年中汲冢獲書全同左氏原注汲冢所得書尋亦亡逸今惟紀年瑣語師春在馬案紀年瑣語載春秋時事多與左氏同師春多載春秋時筮者繇辭將左氏相按遂無一字差舛故束晳云若使此書出於漢世劉歆不作五原太守矣於是摯虞束晳引其義以相明王接荀顗疑當作勗取

其文以相證杜預中以注釋原注注謂注解釋謂釋例干寶藉為師範一譌作晉紀。原注事具干寶晉紀敘例中由是世稱實錄不復言非其書漸行物無異議釋然自丘明至此原左傳久晦而得顯故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於是授春秋於丘明授孝經於曾子史記云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旨有或作所刺譏褒諱之文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各異端失其真意故因孔氏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史記文在十二諸侯年表但與集中史公不見左傳

之說不相照顧夫學者苟能徵此二說以考三傳亦足以定是非明真偽者矣何必觀汲冢而後信者乎從一作以此而言則三傳之優劣見矣釋末引孔語還文仍歸到聖人傳授作結

按局內兩層前專後廣所徵年事詳明大致皆與二傳對勘故申左者申左於高赤非申左於聖經也莫誤會○倫莫大於君臣父子禍莫大於子弒臣奪史通此處最喫緊故三國賊君而以疾赴則詰之再三衛輒拒父而以國據則衷之論語是持世大閑○是

書譌句脫文羨字外篇較多如此篇其尤也評家訓家居然點句罔出疑情幾於没文理懵字數者可畀哉

司鐸火哀三年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于宮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

授經之託後漢陳元傳議立左氏疏曰丘明至賢親受孔子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

周内史桓二年取郜大鼎於宋納于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云云周内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閔馬父 昭二十二王子朝作亂二十六王子朝奔楚使告於諸侯云云閔馬父聞子朝之文辭曰文辭以行禮也無禮文辭何為

自我作故 外傳魯語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婦覿用幣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公曰君作故韋注言君所作則為故事按此故字所本集中此語屢見有作古者傳譌也於最後句補注之

公穀依違 左昭元經楚子麇卒傳楚公子圍聞王有疾入問疾縊而弒之葬王於郟謂之郟敖公穀經楚子卷卒俱無傳不見弒殺之文故曰依違也二傳注卷音權左傳作麇

成方遂 漢雋不疑傳不疑字曼倩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旐衣黃襜褕著黃冒詣北闕自謂衛太子詔雜識視京兆尹不疑叱收縛曰昔蒯聵云云廷尉驗治竟得姦詐本姓成名方遂居湖

呂卜筮爲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卜謂曰子狀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即詐自稱坐要斬

雋引公羊公羊哀二輒者曷爲者也蒯聵之子也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按其義與夫子不爲必也正名相違反

其言河漢莊子逍遥遊吾聞言於接輿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

晉霸 屠岸此言國未失霸不應有權臣擅攻事也宣十二晉荀林父帥師及楚戰於邲敗績歸請死士貞子曰林父社稷之衛也其敗何損晉侯使復其位杜注言晉景所以不失霸按是歲晉景公三年也史記趙世家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不請而擅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滅其族朔妻成

公娣走公宮生男賈聞之索於宮中不得程嬰公孫杵臼謀匿趙孤

魯儁　馬驚　此言戰方獲儁不應有馬驚敗績事也莊十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蒙臯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於乘丘齊師乃還又十二傳凡師得儁曰克　檀弓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馬驚敗績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

遇郯　兩棠　此就郯戰一事而言見書地多訛也遇郯即前宣十二年晉楚戰事杜注郯鄭地按今開封府鄭州東有地名郯城是　新書先醒篇昔楚莊王即位自靜三年以講得失宋鄭無道莊王圍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奉簪而獻國莊王曰非利之也弗受乃南與晉人戰於兩棠大克晉人按地或有兩名者但晉鄭在北乃反云南失之遠矣

睦晉　覘哭　此據弭兵修睦之文見覘伐非情也襄二十七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文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將或弭之必許之按是時宋子罕方為司城　禮檀弓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民悦殆不可伐也

滅項　為諱　此則魯滅齊滅之異其文僖十六會於淮十七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公羊傳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絶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

再盟　失政　此則繼霸失政之歧其說襄三夏盟于長樗又單頃公及諸侯盟于雞澤陳

成公使袁僑如會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按時則晉悼方繼霸為盟主　穀梁傳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

秦穆　荆平　此言一前一後年不相及　僖十三晉乞糴於秦十五晉侯與秦伯戰於韓原文三秦伯伐晉遂霸西戎用孟明也按秦穆見春秋魯僖文之交　列女傳伯嬴者秦穆公之女楚平王之夫人昭王之母也昭王時吳入郢王亡吳盡妻其后宮伯嬴持刀曰諸侯外淫者絕鄉大夫放士庶人宮割妾以死守欲為樂而妾死何益吳王慙遂退舍按秦女即楚平為太子建取而自取者事去秦穆時逾百年矣

韓魏　楚莊　此言一後一前事不相及　按左傳盡魯悼之四年其文云知伯貪而愎韓魏

反而喪之是先事究言之文滑稽傳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楚莊王有所愛馬死欲以大夫禮葬之優孟曰薄請以人君禮葬之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裴駰注楚莊時未有韓魏趙三國

列子鄭穆此言列生於尼父後稱鄭穆年非也哀十六夏四月己丑孔某卒注魯襄公二十二年至今七十三也列子天瑞篇孔子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又有仲尼名篇葢其書舉孔子者非一劉向諸子略所按列子定著八篇皆殺青書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葢有道者也按左傳穆公有疾刈蘭而卒在宣三年又五十五年始有孔子豈書稱孔子者人反在前乎

虢公簡子此言虢亡於趙簡前活太子事妄也僖五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春秋諸國興廢說虞虢紀不錄俱早亡扁鵲傳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召扁鵲扁鵲入

視病出曰血脉治也居二日半簡子寤其後過號號太子死扁鵲曰臣能生之號君聞之出曰幸而舉之扁鵲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太子蘇按簡子趙鞅也春秋定哀間人于時號亡久矣

欒書 晉文 此言本國後世之臣誤移前世也成四晉欒書將中軍六年欒書救鄭侵蔡楚救蔡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注武子欒書按在晉景年 新序雜事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於農夫老古老古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君放不歸人將君之文公恐歸遇欒武子武子曰獵得獸乎曰得善言曰取人之善而棄其身盜也文公還載老古與俱歸按文公景公之祖

荀息 晉靈 此言本國前代之臣誤移後代也僖九晉獻公使荀荀息傅奚齊及公卒里克殺奚齊于次又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 文選西征賦注說苑云晉靈公造九層之臺孫息上書求見

曰臣能累十二博碁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息曰復有危於此者公即壞九層之臺按孫息即荀息避宣帝諱改孫也又按今本說苑無此條史云知幾子皃著續說苑廣向所遺而刋落怪妄今豈其刋本邪又曾鞏序更有不全之說見雜說下注晉世家靈公獻公曾孫

汲冢書 見春秋家又晉束晳傳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口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葢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干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年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

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涉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口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歷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取其書付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皙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

劉歆作五原守 楚元王傳歆以為左丘明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

親見詳略不同欲建立左氏春秋哀帝令與五經博士講論博士不肯置對歆移書讓之諸儒皆怨訕歆懼誅求出補吏乃守五原

王接荀顗 晉王接傳接字祖游時秘書丞衛恒考正汲冢書未訖束晳述而成之陳留王庭堅難之散騎潘滔謂接曰卿足解二子之紛接遂詳其得失摯虞謝衡皆博物多聞咸以為允當又荀勗傳勗字公曾漢司空爽孫也時得汲冢中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之以為中經按荀顗傳中無汲冢書語

志在春秋四句 公羊何序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疏案孝經鉤命決云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云云又疏孝經說云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困學紀聞中庸鄭注云大經春秋也大本孝經也泥於緯書其說疏矣

史通通釋卷十四